



土岐文庫
文庫17
W3
3



文庫 17
W3
3



校訂困學紀聞集證卷之三十一

凌儀 王應麟 伯厚

潛邱閣氏 謝山全氏 易田程氏 義門何氏 槎山方氏 約亭葛氏

四明屠繼學校補

詩

經典序錄河間人大毛公為詩故訓傳二云魯人陸氏釋文序錄初

學記荀卿授魯國毛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為

大毛公萇為小毛公徐堅初學記 原注大毛公之名唯見於此正義云 儒林傳毛公趙人不言其名後漢書趙人毛萇 詩

國風正義 序錄亦云名長 今後漢書作萇此小毛公也 程子曰毛萇最得聖賢之意

集證宋志徐堅初學記三十卷今存 經典序錄徐整云子夏授 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

人大毛公大毛公為詩故訓傳於家以授趙人小毛公一云子夏

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

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陸機毛詩草木鳥獸 蟲魚疏載四家詩云孔子刪詩授卜商商為之序以授魯人曾申 由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 荀卿卿授魯國毛亨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為大

困學紀聞卷之三十一

010185189983

昭和六十年二月一日贈
上海善慶氏寄

錢云徐整
字文操豫
章人吳太
常卿陸德
明釋文序
錄引其說

錢云讀詩
記呂祖謙
所說

毛公義為小毛公以其所傳故名其詩曰毛詩（魏按陸璣說即序錄所紀一云者與徐整云云授受各異然兩毛公之名徐未能詳序錄亦第於小毛公下附註一云名萇而大毛公之名厚齋但言其見初學記不知實出陸璣詩疏中也璣去漢為近當得其實

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序錄即詩序及孟子所謂高子也以絲衣釋

賓尸為靈星之尸以小弁為小人之詩則已失其義矣趙岐云

高子齊人原注謂禹之聲尚文王之聲亦高子也○何云但通其訓詁而不辨義理之是非漢儒之為詩皆高子也全云何於過矣程子何以稱毛

公哉

集證絲衣詩正義高子者不知何人公孫丑稱高子之言以問孟子則高子與孟子同時趙岐以為齊人此言高子蓋彼是也

按趙岐小弁章注云高子齊人尹士章注又云高子齊人孟子弟子此當另是一人

序錄子夏傳曾申申傳李克讀詩記東萊引陸璣字元恪吳人草木

疏以曾申為申公以克為剋皆誤繼序按讀詩記所引自可信今本陸草木疏後附四家詩源流則剋與

史儒林傳一程文序錄為之不知何人手

集證宋志呂祖謙家塾讀詩十二卷今存陳振孫稱其博採諸家存其各氏先列訓

按今本陸機草木疏毛晉所刻也又訛曾申為魯身根牟為振牟毛亨為毛亨訛以傳訛安得如厚齋者而是正之

詩六義三經三緯鄭氏注周禮六詩及孔氏正義其說尚矣春官太師

注及詩正義朱子集傳從之而程子謂詩之六體隨篇求之有兼備

者有偏得一二者讀詩記全云東萊先生作謂風非無雅雅非無頌蓋因

鄭箋幽雅頌之說箋以七月首二章為幽風三章至六章以介眉壽為幽雅七月食瓜至八章為幽頌與周禮篇章注三

然朱子疑楚茨至大田四篇為幽雅思文臣工噫禮篇章注三分七月小殊

嘻豐年載芟良耜等篇為幽頌亦未知是否也幽風大田良耜集傳原注呂成

公云幽雅頌恐逸

集證黃氏日抄鄭以殆及公子同歸以上為幽風以介眉壽以上祈年田祖獻幽雅祭蜡獻幽頌故鄭氏之分如此王雪山謂一詩如何分為三篇章所謂幽詩以鼓鐘琴瑟四器之聲合篇也笙師

欽竿笙埙簫簫篪遂管春贖應雅凡十二器以雅器之聲合籥也
眠瞭播鼓擊頌磬笙磬凡四器以頌器之聲合籥也凡為樂器以
十有二律為之度數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凡和樂亦如之故逆
暑迎寒祈年祭蜡皆全用七月之詩特以器和聲有不同爾至晦
菴則有三說一說幽詩吹之可風可雅可頌一說楚茨諸詩是幽
之雅噫噫諸詩是幽之頌一說王介甫謂幽自有雅頌今皆亡矣
愚按楚茨諸詩於今為刺幽王之詩噫噫諸詩於今為成周郊社
之詩未易遽指以為幽若介甫謂幽詩別自有雅頌則幽乃先公
方自奮於戎狄此時安得有所謂天子之雅頌耶惟前一說
謂吹幽之聲可雅可頌為得之而其詳則雪山之考訂精矣

逸詩篇名若狸首

原注射義驪駒引見漢書王式傳序

祈招原注左傳昭

之柔矣

左傳襄公二十六年

皆有其辭唯采芣

原注周禮春官樂師注河水

新宮茅鴟

河水信二十二年新宮昭二十八年

鳩飛

原注國語無節方樸山晉國語無節云此皆

或謂河水濁水也

昭新宮斯干也

朱子鳩飛小宛也

昭

集證狸首詩見射義又見大戴記投壺篇一說檀弓狸首之斑然
執女手之卷然亦其逸句 驪駒大戴記佚文也引見漢書
王式傳又引見文選馬融舞賦曹植責躬詩應休璉與潘公書注
晉語公子賦河水草昭注云河當作沔字相似誤也 左傳步

公賦新宮無禮下管新宮注小雅逸篇大射儀乃管新宮三終注
管謂吹蕩以播新宮之樂朱文公曰或曰恐即斯干詩 晉語素
伯賦鳩飛韋昭注云鳩
飛小雅小宛之首章也

周子醇樂府拾遺曰孔子刪詩有全篇刪者驪駒是也有刪兩

句者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月離于箕風揚沙矣是也有刪一句

者素以為絢兮是也愚攷之周禮疏引春秋緯云 周禮大宗伯
又引見洪 月離於箕風揚沙非詩也素以為絢兮朱文公謂碩
範正義

人詩四章而章皆七句不應此章獨多一句蓋不可知其何詩

然則非刪一句也若全篇之刪亦不止驪駒原注論語唐

集證按周子醇樂

府拾遺今佚

近世說詩者以關雎為畢公作謂得之張超

字子竝後漢書有傳或謂得之

蔡邕未詳所出

東定字邕藝文類聚三十五卷嚴鐵橋三言初學記十九載張邈請青衣賦云周漸將其康王晏起畢公喟然深思古道感

錢云惠定
宇云案藝
文類聚卅

五卷載張
超謂青衣
賦云周漸

將衰康王
晏起畢公
喟然深思
古道感彼
關雎德不

雙侶但願
周公妃以
窈窕防微

消漸諷諭
君父孔氏
大之列冠
篇首超漢
求入苑書

有傳古文
苑云蔡伯
皆作青衣
賦志蕩詞
淫故張子
並作此以
規之豈賦
亦載集中
無畢公作
關雎語

彼關雎德不雙侶願得周公妃以窈窕防微消漸諷諭君父孔氏大之列冠篇首
超漢末人字子並范書有傳古文苑云蔡伯皆作青衣賦志蕩詞淫故張子並作
此以規之豈賦亦載集中無畢公作關雎語

集證五經古義棟按藝文類聚三十五卷載張超謂青衣賦云周漸將衰康王晏起畢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關雎德不雙侶願得周公妃以窈窕防微消漸諷諭君父孔氏人之列冠篇首按其文云康王晏起與魯詩同見漢書杜欽傳注後漢書楊賜傳注深思古道又同韓詩見後漢書馮衍傳注超漢末人范書有傳古文苑云蔡伯皆作青衣賦志蕩詞淫故張子並作此以規之豈青衣賦亦載集中無畢公作關雎之語

鶴林吳氏名涑字叔永論詩曰興之體足以感發人之善心何云凡詩皆足以感發人之善心何獨興之一體也蓋必誤會與於詩之義而妄云者毛氏自關雎而下總百十六篇首繫之興

風七十小雅四十大雅四頌二注曰興也而賦不稱焉蓋謂賦直而興微比顯而興隱也朱氏又於其閒增補十九篇而摘其不合於興者四十八條且曰關雎興詩也而兼於比綠衣比

詩也而兼於興類升一詩而興比賦兼之則析義愈精矣吳氏論詩

李仲蒙名重曰叙物以言情謂之賦情物盡也索物以託情謂之

比情附物也觸物以起情謂之興物動情也原注文心雕龍曰毛公而興隱雕龍比興益鶴林之言本於此○爾雅云淮南秦族訓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為其雌雄之不乖居也鹿鳴興於獸君子大之取其見食而相呼也安與毛萇同時

集證左傳文七年正義比之隱者謂之興興之顯者謂之比詩序正義比之與興雖同是附託外物比顯而興隱當先顯後隱故此居興先也宋子云此興之中益斯專於比而緣衣兼於興免置專於興而關雎兼於比此其列中又自有不同者呂東萊云興與比相近而難辨與之兼比者徒以為比則失之穿鑿矣其意味矣興之不兼比者誤以為比則失之穿鑿矣

太史公云周道缺而關雎作千二諸侯年表艾軒林光朝謂三家說詩各有

師承爾雅太史公從安國問尚書故遷書載堯典高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見漢書儒林傳○全云毛公詩出荀子荀子趙人大毛公魯人而韓嬰乃燕人也毛公何藉韓詩哉艾軒說謬今齊韓之詩字與義多不同毛公為趙人未

必不出於韓詩太史公所引乃一家之說古文尚書與子長並

出今所引非古文如祖飢惟刑之謚史記舜本紀黎民始飢徐廣曰今文尚書作祖飢堯

本紀惟刑之靜哉徐廣曰今文云惟刑之謚哉當有來處非口傳之失也原注晁景迂曰齊魯韓三家以開雎葛覃

卷耳鵲巢采芣苢黃芩騶虞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之類皆為康王詩王風為魯詩薛士龍曰開雎作刺之說是賦

其詩者

集證宋志王應麟三家詩考五卷今存經義考薛季宣反古詩

於三百篇之前大序云后妃之德也而魯詩云后夫人鸚鳴佩玉

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漢書村飲傳注後漢皇

后紀序康王晏朝開雎作諷蓋用此也顯宗永平八年詔云昔應

門失守開雎刺世注引春秋說題詞曰人主不正應門失守故歌

淫之心開雎樂而不淫思得賢人與之共化修應門之政者也薛

氏韓詩章句曰詩人言開雎正潔敬正以聲相求隱蔽於無人之

處故人君退朝入於私宮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拊故人上堂退

反燕處體安志明今時大人內傾於色賢人見其萌

故咏開雎之說淑女正容儀以刺時諸說不同如此

艾軒謂詩之萌芽自楚人發之故云江漢之域詩一變而為楚辭

屈原為之唱是文章鼓吹多出於楚也全云附會不謂艾軒亦作此語

周南之詩曰公侯干城曰王室如燬當文王與紂之事於君臣之

分嚴矣此周之所以為至德

朱子詩傳云舊說扶風雍縣南有名亭今雍縣析為岐山天興兩

縣未知名亭的在何縣名南下愚按史記正義引括地志名亭

在岐山縣西南開云岐州岐山縣西南十里名亭者文王時召公食采

集證周名譜正義豐在岐山東南三百餘里文王既遷於豐而岐

秋時周公召公別於東都受采存本周召之名也非復岐周之地

括地志之岐山縣即今陝西鳳翔府之岐山縣晉書

地道記之河東郡垣縣即今山西絳州之垣曲縣也

橫渠策問云湖州學與竊意遺聲寓之墳籥因擇取二南小雅數

十篇使學者朝夕咏歌今其聲無傳焉朱子儀禮通解有風雅

十二詩譜雅詩六譜鹿鳴四牡皇華魚麗嘉魚南山有臺黃鍾清

無射清商乃趙彥肅字子欽號復齋所傳云即開元遺聲也

七月詩朱子聽之云恐嚇走孔夫子則彥肅詩譜以一聲叶一字者直是楊傑歌

集證儀禮經傳通解大戴禮云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

商齊可歌也三篇閉歌史碑史義史見史童史誇史資拾聲啟挾

四曰文王皆古聲詞今按大戴禮頗有闕誤其篇目都數皆不

可考至漢末年止存三篇而加文王又不知其何自來也其後改

作新詞舊曲遂廢至唐開元此譜乃趙彥肅所傳云即開元遺聲

也古聲亡滅已久不知當時工師何所考而為此也竊疑古樂有

倡有歎發其趣故漢晉之間舊曲既失其傳則其詞雖存而世莫

能補為此故也若但如此譜直以一聲叶一字則古詩篇篇可歌

無復樂崩之嘆矣夫豈然哉又其以清聲為調似亦非古法然古

聲既不可考則姑存此以見聲歌之彷彿俟知樂者考其得失云

詩正義曰儀禮歌名南二篇越草蟲而取采蘋蓋采蘋舊在草蟲

之前曹氏全云曹侍講放齋名粹中李莊簡公婿詩說謂齊詩先采蘋而後草蟲

集證宋志曹粹中詩說三十卷按

馬永卿全云名大年劉忠定弟子問劉元城名安世曰王黍離在邶鄘衛之後且天

子可在諸侯後乎曰非諸侯也周既滅商分畿內為三國邶鄘

衛是也序詩者以其地本商之畿內故在王黍離上元城語錄何云是亦

說曲

集證通考元城語錄三卷右朝散郎維揚馬永卿大年撰日知

巡侯甸而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其采於商之故都者則繫之邶鄘

衛其采於東都者則繫之王其采於列國者則各繫之其國至邶

山之禍先王之詩率已缺軼而孔子所錄者皆平王以後之詩此

變風之所由名也詩雖變而太師之本名則不敢變王亦周初太

師之本名此十二國之所以獨存其舊也范甯謂王之名不當

儕於列國而為之說曰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誤矣

錢云書錄
解題元城
語錄三卷
雜揚馬永
卿大年撰
永卿初仕
亳州永城
主簿從寓
公劉安世
器之學記
其所聞之

新序云衛宣公子壽閱其兄伋之見害作愛思之詩黍離是也新序

節士魯詩出於浮丘伯以授楚元王交漢書楚元王交傳劉向乃交之

孫其說蓋本魯詩然黍離王風之首恐不可以為衛詩也全云是

次衛誤以王之首章為衛之卒章而謬撰此說者

集證按容齋四筆以新序之說為齊詩

韓詩云黍離伯封作引見御覽四百六十九陳思王植令禽惡鳥論曰昔

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

離之詩其韓詩之說歟伯封事唯見于此

集證太平御覽韓詩曰黍離伯封作也離離黍貌也詩人求亡不自知憂之甚也又選君子行註引說苑曰王國君前母子伯

奇後母子伯封兄弟相愛後母欲其子為太子言王曰伯奇好妾

王上臺視之後母取蜂除其毒而置衣領之中往過伯奇奇往視

袖中殺蜂王見讓伯奇伯奇出使者就袖中有死蜂使者白王

見蜂追之已自抄河中按伯封亦見說苑又以尹吉甫為王國君

南豐謂列女傳稱詩芣苢柏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說尤乖

異式微一篇又謂一人之作列女傳目錄序

集證列女傳芣苢蔡人之妻作柏舟衛宣夫人作大車息君夫人作式微黎莊夫人及傅母二人之作

韓文公為施士丐銘曰先生明毛鄭詩通春秋左氏傳善講說朝

之賢士大夫從而執經考疑者繼于門施先生墓銘唐語林云劉禹

錫與韓柳詣士丐聽說詩曰甘棠勿拜如人身之拜小低屈也

勿拜則不止勿翦言召伯漸遠人思不可及王黨唐語林讀詩記董

氏道引士丐說全云唐人詩說無傳者今世存成伯璜指說數紙耳

集證玉海五十五宋王黨唐語林十一卷按今題八卷體例仿世說新語而所記故實多與正史相發明與劉義慶之標舉清

談用意又殊唐語林劉禹錫與柳八韓七詣施士丐聽毛詩說維鵜在梁梁人取魚之梁也言鵜自合求魚不合於人梁上取其

魚譬之人自無善事。懷人之美者，如鶴在人之梁，毛註失之。又說山無草木，曰帖。所以言陟彼帖兮，言無可帖也。以帖之無草木，故以譬之。又說甘棠之詩，勿剪勿拜，名伯所憩，拜言如人身之拜，小低屈也。上言勿翦，終言勿拜，明名伯漸遠，人思不可得也。毛詩拜猶伐非也。又言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言不得其人也。毛都不註。

周有房中之樂燕禮注謂弦歌周南召南之詩繼序按燕禮記毛詩傳但云有房中之樂康成

周禮儀禮注詩箋皆實以二南然燕四方之賓，笙人三成已合鄉樂不應房中之樂，又是二南繆襲之是也。**漢安世房中樂唐山**

漢書禮志**夫人所作**魏繆襲謂安世歌神來燕享永受厥福無有

宋書**二南后妃風化天下之言謂房中為后妃之歌恐失其意**繆襲語見

樂志**通典平調清調瑟調皆周房中之遺聲**

集證宋書樂志魏使王粲改作安世詩太和初侍中繆襲奏安世歌本漢時歌名按周禮注云安世樂猶周房中之樂也往

議者以房中歌后妃之德以風天下正夫婦宜改安世之名曰正始之樂魏初侍中王粲所作登歌安世詩專以思詠神靈及鑒享之意襲又省讀漢安世歌詠亦說高張四縣神來燕享嘉薦令儀永受厥福無有二南后妃風化天下之言謂房中為后妃之歌恐

失其意宜改安世曰享神歌奏可玉海一百四文帝已改安世為正始襲至是又改安世為享神未詳其義王粲所造安世詩今亡通典周公作勺又有房中之樂奏改曰詩人自雪周曲平調清調瑟調周房中之遺聲也漢代謂之三調

白虎通諫諍篇妻得諫夫者夫婦榮恥共之御覽引作夫婦一體榮辱共之**詩云相**

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造死此妻諫夫之詩也白虎通

亦齊魯韓之說歟

韓詩外傳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己所自親也衛女何以

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若伊

尹於太甲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韓詩外傳二

晁景迂詩序論云序騶虞王道成也風其為雅歟序魚麗可以告

神明雅其為頌歟解頤新語全云范處義逸齋作**云文王之風終於騶虞序**

以為王道成則近於雅矣文武之雅終於魚麗序以為可告神

原注史
失其名

集證禮記檀弓仲梁子曰夫婦方亂故帷堂小斂而徹帷注仲梁
姓故知仲梁子魯人也正義云春秋定五年魯有仲梁懷是仲梁魯人之
氏漆雕氏仲良氏孫氏樂正氏之儒詳輔錄八儒有子思子張
顏氏孟氏漆雕氏仲梁
氏樂正氏公孫氏之儒

劉孝孫為毛詩正論演毛之簡破鄭之怪李邦直名清亦謂毛之

說簡而深此河間獻王所以高其學也鄭之釋繁塞而多失鄭

學長於禮以禮訓詩是案迹而議性情也綠衣以為祿為祿故

庭燎以為不設雞人之官箋王有雞人之官凡國事為期則告此

類不可悉舉簡云林艾軒亦嘗曰鄭康成以三禮

集證通志藝文略毛詩正論十卷劉孝孫

撰經義考李清臣詩論二篇今存

艾軒云讀風詩不解芣苢讀雅詩不解鶴鳴此為無得於詩者傳

至樂名自得讀詩至鴛鴦之二章因悟比興之體

集證宋史藝文志傳自得

江漢之女不可犯以非禮可以見周俗之美范滂之母勉其子以

名節後漢范滂傳可以見漢俗之美

大雅之變作於大臣召穆公衛武公之類是也小雅之變作於羣

臣家父孟子之類是也風之變也匹夫匹婦皆得以風刺清議

在下而世道益降矣何云此條可為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之證

騶虞騶吾騶牙一物也聲相近而字異全云牙字古與互通蓋因虞通吾

耳○繼序按牙古音如吾詩行露祈父協韻可解頤新語既以虞為虞人

又謂文王以騶牙名園蓋惑於異說魯詩傳曰梁鄒天子之田

困學紀聞五卷集登卷三上

錢云宋史
藝文志傳
自得至樂
齊集四十
卷

見後漢注班固傳注與賈誼書同禮篇云駟者天子之同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不必以駟牙為證

集證駟虞詩三禮皆作駟虞墨子三辨篇山海經林氏國有珍獸皆作駟吾史漢東方朔傳皆作駟牙

射義天子以駟虞為節樂官備也鄭康成注云于嗟乎駟虞歎仁人也

射義合文選注引琴操曰鄒虞邵國之女所作也古者役不踰時不失嘉會武詩注李陵與蘇墨子曰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駟吾墨子

三辨豈即詩駟虞歎全云此屬上昆

集證按毛鄭以駟虞為獸名歐陽修以駟為馬馭虞則山澤之官又引射義天子以駟虞為節樂官備也以證其說之有本朱子解詩從毛鄭而別錄歐陽氏之論附於古序之後

大戴禮投壺云凡雅二十六篇程易田云聞之金輔之日尋大戴原文開歌下有史碑史義史見史章史謗史賓拾聲啟

挾十六字蓋可歌者鹿鳴以下八篇廢不可歌者七篇商齊可歌三篇開歌史碑以下八篇所謂凡雅二十六篇也深宜似不審其句讀○繼序按文當云八篇廢不可歌史碑史義史見史章史謗史賓拾聲啟

六篇之數蓋大戴記投壺後半篇與帝繫篇如表如譜旁行斜上而投壺分上下二格上為泰射下為投壺凡雅二十六篇云云分在下格有綱有目子目字多溢在後行當三篇開歌句下元本以絲聯之傳寫脫去七篇可歌三篇開歌皆有子目開歌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其八篇可歌歌鹿鳴狸首鵲巢采芣葑伐

檀繼序按伐檀即小雅伐木也意三家必有作伐檀丁丁者杜夔傳琴操仍其異文爾白駒駟虞八篇廢不可歌七

篇商齊可歌也三篇開歌投壺上林賦擗羣雅張揖注云詩小

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爾云按小雅除笙詩自鹿鳴至何草不黃凡七十四篇大

雅自文王至召曼凡三十一篇故曰小雅之材七十愚謂八篇可歌者唯

鹿鳴白駒在小雅狸首今上鄭氏以為射義所引曾孫侯氏之

詩餘皆風也而亦謂之雅豈風亦有雅歟劉氏小傳劉敞七經

二或曰狸首鵲巢也篆文似之此有狸首又有鵲巢則或說非

困學紀聞五藝集登卷三上

二

矣張揖言二雅之材未有所出

集證按鄭譜鹿鳴之什正義云周禮小司徒職五人爲伍五人謂以當國爲別詩少可以同卷而雅詩爲數既多不可混併故分其積篇每十爲卷即以卷首之篇爲什長卷中之篇皆統焉張揖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其卽十人爲什之義歟又按毛鄭分什笙詩六篇本不在列中與揖數合

無衣非美晉蓋閔周也詩序自僖王命曲沃伯爲晉侯而篡臣無所

忌威烈王之命晉大夫襲僖之迹也有曲沃之命則有二大夫

之命出爾反爾也何云曲沃以庶孽而好大宗三大夫則以庶姓賊臣篡竊六

詩亡然後春秋作胡文定謂自黍離降爲國風天下不復有雅在

秋作於隱公適當雅亡之後原注孟子集註同全云此主變風終陳靈之說呂成公謂蓋指

筆削春秋之時非謂春秋之所始也詩既亡則人情不止於禮

義天下無復公好惡春秋所以不得不作歟艾軒曰文中子以

爲詩者民之情性人之情性不應亡關朗使孟子復出必從斯

言何云採詩之官廢則詩亡也不得以王疑孟簡云沈約曰歌詠所興宜自

生民始也則鄭康成詩之興也諒不于上皇之世之說非文中子曰詩者民

之情性也情性能亡乎則邵康節自從剛後更無詩之

說非○至云上皇之世六義未備不得以沈疑鄭

集證穎濱蘇氏曰詩止於陳靈古之說者曰王澤竭而詩不作是

也原詩之所爲作者發於思慮之不能自已而無與乎王澤之存

亡也是以當其盛時其人親被王澤其心和樂而不流於是發而

爲詩無有不善今之正詩是也及其衰也先王之澤尚存而民之

邪心未勝則猶取焉以爲變詩及其邪心大行而禮義日遠則詩

淫而無度不可復取故詩止於陳靈而非天下之無詩也有詩而

不可以訓焉爾按蘇氏謂有詩而不可訓可以通孟王之說

泉水云出宿于干飲饒于言說詩者未詳其地隋志邢州內丘縣

有干言山原注李公緒記云柏人縣有干言山引見御覽四十五柏人

山堯

集證詩地理考地理志東郡有發干縣曹氏曰卽此所謂干郡國

志東郡衛國有干城故發干縣今開德府觀城水經注泝水

又東南經干言山唐孔氏曰干涉在郊則言彌蓋近在國外衛女所嫁國適衛之道所經見故思之按今山東東昌府堂邑縣西南有發干廢縣

魯頌徂來之松後漢注兗州博城縣有徂來山原注一名尤來

集證詩地理考元和郡縣志徂來山亦曰尤來山在兗州乾封縣今奉符縣水經汶水條注鄒山記曰徂來山在兗州梁父奉高博城三縣界今猶有美松赤眉樊崇保此山自號尤來三老按今山東泰安府泰安縣宋奉符縣

新甫之柏傳注不言山之所在唯後魏地形志魯郡汶陽縣有

新甫山原注通典漢汶陽故城在兗州泗水縣東南

集證詩地理考九域志襄慶府有新甫山按今山東泰安府新泰縣西北有宮山本名新甫山

太史公問之董生曰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序則山川不可

不攷也何云此王氏詩地理攷所由作

集證宋志王應麟詩地理考五卷按自序云據傳箋義疏參諸禹貢職方春秋爾雅說文地志水經網羅遺文古事傳以諸

儒之說列鄭氏譜一首為詩地理考六卷

檜有疾恣之詩楚疾恣也周語富辰曰郕之亡由叔妘

幽風於十月云曰為改歲言農事之畢也祭義於三月云歲既單

矣言蠶事之畢也農桑一歲之大務故皆以歲言之

七月箋傳言爾土晚寒者二孫毓云寒鄉率早寒北方是也熱鄉

乃晚寒南方是也毛傳言晚寒者爾土寒多雖晚猶寒非謂寒

來晚也七月詩正義

集證干耕舉趾傳爾土晚寒于耕始修耒耜也七月鳴鵙箋五

月則鳴幽地晚寒鳥物之候從其氣焉二之日其同載續亦爾地晚寒也

鄭志十一卷魏侍中鄭小同全云康成孫撰詩七月正義吳志孫皓問月

令季夏火星中答曰日永星火舉中而言非心星也是鄭以日

永星火與心星別

七月詩正義

今按康成答問蓋鄭志所載孫皓乃

康成弟子

左傳成十二年正義引鄭志鄭元答孫皓

後人因孫皓名氏遂改鄭志為

吳志康成不與吳孫皓同時吳志亦無此語

集證

按今存鄭志三卷補遺一卷小同康成之孫見後漢康成本傳康成沒後門人述其問答為八篇小同編次為十一卷原本久佚好古者從諸書綴輯以存鄭學厓略也其書大抵張逸趙商孫皓冷剛田瓊吳模問而康成答之又自焦喬王權鮑遺陳鏗崇精弟子互相問答之辭

燿燿宵行

傳云燿燿燿也朱子謂燿燿明不定貌宵行蟲名如蠶夜行有光如螢其說本董氏

盛光也

火部燿字下末章云倉庚于飛燿燿其羽其義一也

燿燿宵行傳云燿燿燿也

朱子謂燿燿明不定貌宵行蟲名如蠶夜行有光如螢其說本董氏

燿燿宵行有光如螢其說本董氏

董道字彥遠說文引詩燿燿宵行燿燿燿也

盛光也

火部燿字下末章云倉庚于飛燿燿其羽其義一也

集證

宋志董道廣川詩故四十卷朱子曰董道詩解其論關雎之多本董氏書今佚漢斗南曰舊說以燿燿即螢以宵行為夜飛與下章燿燿其羽有辰當知宵行乃蟲名

七月見王業之難亦見王道之易孟子以農桑言王道周公之心也

風終于周公雅終于召奭有周召之臣則變者可以復于正

子擊好晨風黍離而慈父感悟

說苑奉使篇

周磐誦汝墳卒章而為親

從仕

後漢周磐傳

王哀讀我而三復流涕

晉書孝友傳

裴安祖講鹿鳴

而兄弟同食

何云北史裴駿傳

可謂興於詩矣李栴和伯亦自言

吾於詩甫田悟進學衡門識處世

原注和伯弟榜廷仲呂成公所謂三李伯仲也

此可為學

詩之法

閣云北史裴安祖傳年八九歲就師講詩至鹿鳴篇語諸兄曰鹿得食相呼而况人乎自此未曾獨食

集證

說苑奉使篇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使不來往乃遣舍人趙倉唐縱北犬奉晨鳥獻於文侯文侯曰子之君於詩

何好倉唐曰好晨風黍離文侯讀晨風曰子之君以我忘之乎復讀黍離曰子之君怨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乃召子擊至文侯大

喜而復太子擊後漢周磐傳磐字伯堅汝南安城人居貧養母儉薄不充嘗誦詩至汝墳之卒章慨然而歎迺解韋帶就孝廉之

與注引薛君章句云魴魚勞則尾赤君子勞苦則顏色變以王室政教如烈火矣猶觸冒而仕者以父母其迫近飢寒之憂為此祿仕。晉書孝友傳王哀字偉元城陽營陵人痛父死非命於是隱居教授及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並廢蓼莪之篇。北史裴駿傳駿從弟安祖少聰慧年八九歲就師講詩至鹿鳴篇語諸兄云鹿得食相呼而況人乎自此未曾獨食。通考李樛毛詩詳解三十六卷陳氏曰博取諸家之說訓釋名物樛固之名儒於林少穎為外兄林李出也。

太史公謂仁義陵遲鹿鳴刺焉

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畧其

武夫以為己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赴赴武夫公侯腹心則以兔置為衰世之詩。○至云太史公問古文尚書於孔安國安國亦為魯詩學者也則太史公所傳當是魯詩中郎寫石經用魯詩則中郎所傳亦是魯詩。十二諸侯年表。蔡邕琴操鹿鳴周大臣所作也王

道衰大臣知賢者幽隱彈弦風諫

引見御覽五 漢太樂食舉十

三曲一曰鹿鳴

引見御覽五 漢太樂食舉十

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

晉書樂志琴操曰古琴有詩歌五曲曰

鹿鳴伐檀騶虞鵲巢白駒

引見御覽五 蔡邕琴賦云鹿鳴二章

賦鹿鳴在宵雅之首馬蔡以為風刺蓋齊魯韓三家之說猶關

唯刺時作諷也

原注呂元鈞略謂陳古以賦非諷二說作於衰周至云原注呂氏說與蔡氏說合

集證

通典漢享宴食舉樂十三曲一曰鹿鳴二曰重來三曰初筵四曰清涼十曰涉大海十一曰大置酒十二曰承元氣十三曰海淡

淡。蔡邕琴賦繫弦既抑雅韻乃揚仲尼思歸鹿鳴三章梁甫悲吟周公。趙裳

宵雅肆三麗澤論說以為夜誦此門人記錄之失讀詩記取鄭董

二子以宵為小則夜誦之說非矣

何云麗澤論說亦東萊緒言

集證

通考麗澤論說集錄十卷前七卷呂祖謙門人所錄平日說經之語東萊於諸經亦惟讀詩記及書說成書而未終也。按今本題呂喬年編喬年東萊之姪也喬年輯其門人記錄之語編成此書凡經說七卷史記二卷雜說一卷。

劉原父曰南陔以下六篇有聲無詩故云笙不云歌有其義亡其

辭非亡失之亡乃無也

方樸山云既無辭安得云詩

朱子謂古經篇題之下必

發云陳振孫云麗澤論說集錄十卷呂祖謙門人所錄平日說經之語末三卷則為史說雜說

有譜焉如投壺魯薛鼓之節而亡之原注儀禮疏曰堂上歌者不亡堂下笙者即亡 鄉飲酒禮疏

集證黃氏曰抄古亡即無字亡其辭之說出於毛公毛公漢人漢世以亡為無王雪山云西漢亡一人之獄是也 楓按孔子世家云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漢書藝文志亦曰凡三百五篇王吉以三百五篇諫龔遂曰誦詩三百五篇人事決王道備詩三百十一篇而云三百五篇則餘六篇之無辭有明徵矣鄭元始以為及秦之世而亡之陸氏釋文亦云此六篇孔子刪定在三百十

一篇內及秦而亡蓋承鄭氏之說

詩芑有三薄言采芑菜也毛傳豐水有芑草也毛傳維糜維芑白梁粟也正義引禮記引豐水有芑鄭氏注芑枸櫞也表記杞有三無

折我樹杞柳屬也正義引陸璣疏南山有杞在彼杞棘梓杞也嚴粲集

于苞杞言采其杞隰有杞楸枸櫞也嚴粲詩緝茶有二誰謂茶苦也菜也毛傳有女如荼茅秀也鄭箋爾雅葉芩茶以嬀茶蓼陸草也正義引王肅說爾雅漆

虎杖注引詩以抹漆蓼

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後漢西羌傳穆王西征犬戎遷戎于太原夷

王衰弱荒服不朝乃命虢公率六師伐太原而戎至于俞泉宣

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西卷傳蓋自穆王遷戎于太原而太原為

戎狄之居宣王僅能驅之出竟而已其後料民太原周而戎患

益深驪山之既已兆於此其端自穆王遷戎始西周之亡猶西

晉也原注籍談曰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 左傳昭十五年太原晉地 書此以補詩說

之遺全云深宣此說有感于燕雲之為禍烈也

集證按顧宣人謂詩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太原當即今之平涼而後魏立為原州者宣王料民于太原亦在其地若禹貢既修太原春秋晉荀吳敗狄于太原及子產對叔向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則是今之晉陽而豈可以晉之太原為周之太原乎說詳

日知錄三

史記周紀懿王之時王室遂衰詩人作刺周紀注引宋忠曰漢匈奴

傳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詩人始

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豈不日戒玁狁孔棘注云

小雅采薇之詩也師古注古今人表懿王時詩作注政道既衰

怨刺之詩始作不入表師然則采薇為懿王之詩矣原注史記何奴

詩譜序懿王始受譖烹齊哀公夷王失禮之後邶不尊賢齊正

義謂變風之作齊衛為先齊哀公當懿王衛頃公當夷王故先

言此也邶鄘衛愚謂采薇正雅當從毛氏若變風則始於懿王

馬半查云懿王時詩作元板作懿王史記匈奴傳周襄王與戎狄伐鄭戎狄逐襄王於是戎狄或居于

陸渾東至於衛侵盜暴虐中國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戎狄

是膺魯薄伐玁狁至於太原六月出車彭彭城彼朔方出車史漢

匈奴傳則曰宣王興師命將以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

玁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漢何以六月為宣王詩是

也以魯頌六月出車為襄王詩以出車為宣王詩而史漢又不

同皆未詳

文王之詩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此周所以

興也宣王之後為幽王斯干之祥黍離之萌也太師臯父之後

為臯父卿士尹吉甫之後為尹氏太師蹶父之後為蹶維趣馬

申伯之後為申侯則與犬戎滅宗周矣君臣皆弗克紹周焉得

不替乎

吉甫作誦美詩以名著者也家父作誦以究王訕寺人孟子作為

此詩刺詩以名著者也為吉甫易為家父孟子難

集證節南山詩正義詩人之情不一或微加諷諭或指斥愆咎或字焉寺人孟子亦此類也按王氏本此

皇父孔聖自謂聖也其曰子聖君臣俱自謂聖也自聖者亂亡之

原光武詔上書者不得言聖建武七年三月癸亥日食詔大哉言乎

既克有定靡人弗勝言天之勝人也藐藐昊天無不克鞏言天之

終定也申包胥曰人眾者勝天史記伍子胥傳人曷嘗能勝天哉天定

有遲速耳詩所以明天理也故不云人勝天全云深遠倦倦包胥其即鄭所南盼望陳丞相

自占城至之意耳

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荆公謂世雖昏亂君子

不可以為惡自敬故也畏人故也畏天故也愚謂詩云周宗既

滅哀痛深矣猶以敬畏相戒聖賢心學守而勿失中夏雖亡而

義理未嘗亡世道雖壞而本心未嘗壞君子修身以俟命而已

問云王氏二十年杜門不出概見於此全云三不足畏之說何以與斯言相反繼序按三不足畏乃行文開筆但祖制不足法下語太破分寸

豈不欲往畏我友朋畏人也胡不相畏不畏于天畏天也不畏人

則亦云可使怨及朋友畏天則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鄭用三良未可間左傳傳衛多君子未有患襄二十九年季梁忠謀疆

敵畏桓六年汲直守節亂萌弭漢書賈捐之傳注汲黯詩曰無競

維人四方其訓之正先諫誅羸運促附見漢書李雲忠隕漢宗

覆後漢李雲傳章華懼陳業隕何云章華見南昭圖嬰旤唐鼎移孟昭

圖見唐書僖宗紀及可令殺德詩曰曾是真聽大命以傾

集證漢書京房傳昔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漢李雲傳延熹中中常侍單超等五人並封列侯專權選舉又立

毫氏為皇后后家封者四人雲乃露布上書帝震怒下有可逮死

獄中。南史傅縡傳後主怒縡直諫賜死獄中。時有吳興章華後主時除大市令辭以疾。縡明初上書極諫後主大怒即日斬之。宦者田令孜傳黃頭將郭琪之亂因夜燒營剽城邑帝聞變與令孜保東城自守羣臣不得見左拾遺孟昭圖上疏極諫令孜匿不奏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戶參軍使人沈於墓頭津。

君子在下位猶足以美風俗。漢之清議是也。小人在下位猶足以

壞風俗。晉之放曠是也。詩云：君子是則是儆。

巧言如簧，顏之厚矣。羞惡之心未亡也。不愧于人，不畏于天，無羞

惡之心矣。天人一也，不愧則不畏。閻云：按高忠憲有言：君子點良心至，王安石滅盡一點良心至，馮道滅盡。

車攻，東有甫草。鄭箋云：鄭有甫田，謂圃田。鄭藪也。示雅車攻箋。止齋周

禮說云：詩不以圃田繫鄭，愚謂宣王封弟友于鄭，在畿內咸林

原注：今華州鄭縣。今陝西同州府華州。圃田澤，左氏謂之原圃。原注：在今開封之中牟。今河南開封府中牟縣。

宣王時非鄭地，小雅安得繫於鄭乎？爾雅鄭有圃田，蓋指東遷

後之鄭言之。閻云：按詩集傳宣王時未有鄭國圃田澤，屬東都畿內，故往田余此澤亦畿外地可知。古者川浸澤藪名在職方不隸諸侯之版，謂圃田為管叔之封，非也。謂實在東都畿內者，恐亦非也。

集證：按車攻詩正義云：東都之地，自有圃田，故鄭引爾雅以證之。

職方河南曰：豫州其澤藪曰圃田。宣王之時未有鄭國圃田。

在東都畿內，故宣王得往田。朱子詩集傳本孔疏：元和郡縣志

圃田澤一名原圃，在鄭州中牟縣西北七里，其澤東西五十里，南北二十六里，西限長城，東極官渡，上承管城縣界曹家陂，又溢而北流為二十四陂。

校訂困學紀聞集證卷之三上

校訂困學紀聞集證卷之三下

濬儀 王應麟 傳 潛邱閣氏 謝山全氏 易田程氏 義何何氏 樊山方氏 蔚亭葛氏 四明屠繼序校補

詩

詩小傳云詩有夏正無周正七月陳王業六月北伐十月之交刺
 純陰用事而日食四月維夏六月徂暑言暑之極其至皆夏正
 也而獨謂十月之交為周正可乎漢麻幽王無八月朔食而唐
 麻則有之謂云嘗以麻上推周幽王六年乙丑歲十月建酉朔日辛卯辰時正
 得口食非惟虞劇即唐道士傅仁均僧一行亦步得是日口食乃知
 康成精於麻學木傳稱其始通三統麻注有乾象麻抑歎經解有不可盡拘以理
 者此類是也孔穎達疏漢世通儒未有以麻考此幸卯日食者考之方作箋云東
 州名儒豈欺我哉識者疑其傳會而為此也以上天經天文編
 引作張行成之言愚按正義
 謂校之無術十月之交
 交正義而大衍麻日蝕議云虞劇以麻推之在幽
 王六年天衍麻
 唐書麻志下虞劇造梁大同麻非始於唐也唐志虞劇梁
 大同麻一卷

錢云孫覺
年華老有

春秋經社
要義六卷
春秋經解
五卷

鄭箋謂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故麻家因之鄭據詩緯孫莘老覺
至云孫莘士覺解春秋用鄭說謂八月秋之分日食秋分而詩人醜
之安得曰分至不為災也春秋經社要義蘇子由轍陳少南全云陳侍皆
以十月為陽月朱文公從之

集證玉海四十一孫覺莘老春秋經社要義六卷通考蘇轍子由
麻推之在幽王六年開元麻定交分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九入食
限加時在書按鄭康成謂周之十月夏之八月蘇子由謂夏之
十月周之十二月其說曰日食正陽之月古尤忌之夏之四月為
純陽故謂之正月十月純陰疑其無陽故謂之陽月純陽而食陽
弱之甚也純陰而食陰壯之甚也朱子集傳從之

宋書禮志載魏史官之言曰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八麻皆無推
日蝕法但有考課疎密而已原注大衍麻議云黃初已來治麻者嘗考
通鑑皇極經世秦始皇八年歲在壬戌呂氏春秋云維秦八年

歲在涖灘原注甲子麻有一年之差閻云又嘗以麻上推始皇八年壬戌

夏之辰弗集房周之十月之交皆欲以術推之亦已疎矣何云辰

公未表其
年汲郡古
文皇甫謐
劉恕邵雍
輩言人人
殊均未可
信後人於
夏之辰弗
集房妄欲
以術求之
可謂心勞
而拙矣周
幽王六年
在共和以
後年代確
有可攷自

房大衍麻作仲康即位之五年癸巳九月庚戌朔交泛二十六日五千四百二十一
分入食限見元史麻志距辛巳元三千四百八年或言古文尚書不可信以今西
法推之不合者庚辰在保定質之武進楊道昇先生以推大衍授時二麻皆合錄于
左方辛巳至戊辰三百四十七年一戊辰為元上推仲康五年癸巳建戌月辰弗
集房距年三千七百五十五算中積一百三十七萬一千四百八十四日四一八九
六一七七五冬至際西九月六日四七九四二〇四五閏餘十八日七九八六一
二〇七七一乙天正十一月朔甲寅五十一〇日八七六一八二一六七八九交
三日二八七〇六六五九七八九九月朔庚戌四十六日一八二二〇二八五
五九入蝕限交泛二十六日四七〇七七
六七八二五九在陰麻交前九度半強沈存中云百食正陽之月先
儒止謂四月非也正謂四月陽謂十月沈括筆子由詩說與存中同

集證漢志黃帝五家麻三十三卷顓頊麻二十一卷夏殷周魯麻

困學紀聞五卷集證卷三下

可推算得

辰周禮馮相保章注疏中詳言之自東漢以後不明此理故武帝太初元年班固謂之丙子者後人却謂之丁丑矣按超辰之說詳見卷四

元城謂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朱子曰第一二章皆十句增之則長短不齊又此詩正大夫離居之後誓御之臣所作其曰正大夫刺幽王者非是朱子詩集傳解頤新語亦云韓詩世罕有其書或出於好事者之傳會

集證范處義曰韓詩世罕有之未必其真或後人見詩中有正大夫離居之語故加二句且牽合以為正大夫刺幽王似不可信歐陽公曰雨無正之名據序所言與詩絕異常闕其所疑

鹽鐵論引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故商師若鳥周師為茶鹽鐵論未通篇閻云今蓋謂商用少而周用老也全云亦本作商茶周鳥

小弁趙岐謂伯奇之詩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小弁之詩曰何辜于天親親而悲怨之辭也孟子小弁章注又謂鴟鴞之

篇刺邠君仁則樂章注全云邠君蓋漢儒言詩多異說論衡亦云

伯奇放流首髮早白詩云唯憂用老論衡書虛篇

韓詩蒨彼甫田蒨卓也爾雅釋詁蒨大也郭璞注云蒨義未聞豈

未見韓詩故耶原注疏引韓詩據毛詩釋文

集證漢志韓故三十六卷隋志韓詩二十二卷漢常山太傅韓嬰撰薛氏章句陸德明毛詩音義倬彼甫田倬陟角反明貌韓詩作蒨音同云蒨卓也爾雅音義蒨郭璞步孝反顧野王都角反說文草大也按說文蒨部藪蒨大也蒨部蒨訓州木倒據陸氏引說文蒨州大也知今本說文作藪之誤然訓為州大則字當從州今爾雅亦從竹疑皆誤

大東維北有斗或以為南斗詩正義或以為北斗董道謂斗四星為斗三星為柄朱子

集傳兼取二說

呂氏春秋謂舜自為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

臣率行覽疑與咸止蒙同一說而託之於舜續序按率土之濱

表孝政釋劉子曰魏武公信讒詩刺之曰營營青蠅止于藩豈弟

君子無信讒言劉子傷此小雅也謂之魏詩可乎

集證通考劉子五卷陳氏曰劉晝孔昭撰播州錄事參軍袁孝政

天下陵遲播遷江表故作此書時人莫知謂為劉勰或曰劉歆劉

孝標作孝政之言云爾終不知書為何代人其書近出傳記無稱

朱子詩傳采菽天子所以答魚藻也黍苗宣王時美召穆公之詩

皆非刺詩詩集愚按國語注采菽王賜諸侯命服之樂也黍苗

道名伯述職勞來諸侯也晉語文公韋昭已有是說

鄭康成先通韓詩故注二禮謂周禮禮記與箋詩異如先君之思以

畜寡人為定姜之詩勞記生甫及申為仲山甫申伯孔子燕又

不濡其翼表記維禹敷之周官稍上天之載中庸匪革其猶禮

內阮之卽周官職方氏注何云周禮注作內阮漢至于湯齊孔子問

是也注禮記與注易異如東鄰西鄰坊記是也爾云康成注易

集證爾云康成注易康成注易既濟已引見坊記正義王氏所集即本孔疏也

集證爾云康成注易然後乃得毛公傳記古書義又且然記注已行不復改之

元俱事馬融同門相友元本傳云元又從東郡張恭祖受韓詩故

記注多依韓說六藝論云注詩宗毛為主毛義若隱略則更表明

如有不同卽下已意今按鄭箋宗毛然亦有從韓說者如唐風

素衣朱纁以繡黼為緇見上香禮注十月之交為厲王時見漢

困學紀聞五卷集證卷三下

唐風素衣
朱纁以繡
黼為緇黼
十月之交
為厲王詩
皇矣侵阮
祖共為三
國名皆從
魯詩衡門
可以樂饑
以樂為糜

月之交
此皇父
齊古之
無數數
作得泮水
狄彼東南
狄作豸皆
詩說也

亂離瘼矣爰其適歸繼序按爰其不可改矣其新經義云亂出乎上而受患常在

下及其極也乃適歸乎其所出矣方樸山云解妙超出噫宣靖之際

其言驗矣而兆亂者誰歟言與行違心與迹異荆舒之謂也全

王荆公用意氣則有之言行心跡不至岐而為二也章祭之致亂不可意以罪荆公

集證宋志王安石新經毛詩義二十卷晁氏曰熙寧中先命王

單穆公曰早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于祿焉若夫山林匱

竭林鹿散亡藪澤肆既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

地變化草木蕃況賢者而不樂其生乎天地閉賢人隱況草木

而得遂其性乎

早麓毛氏云早山名也早麓傳曹氏按漢地理志漢中南鄭縣有早

山沱水所出圖沱水按本東北入滅古漢早山在梁州之境與漢廣

相近故取以興焉方心潭云滅古文漢

集證詩地理考九域志興元府有早山又云寰宇記早山在南鄭

統志早山在漢中府治西南六十五里一名崑山上有雲輒雨此

即早山之所由名與然箋云早山之足林木茂盛者得山雲雨之

鼉鳴如鼓新經之說也解頤新語取之鑿矣繼序按呂氏春秋仲夏紀

便寢以其尾鼓其腹非鳴之謂

集證陸佃坤雅釋魚詩曰鼉鼓逢逢先儒以為鼉皮堅厚取以冒

之鼉鼓也臨安海物記鼉宵鳴如桴鼓今江淮之間謂

賈誼書容經篇諺云君子重糞小人無由入正人十倍邪僻無由

來古之人其謹於所近乎詩曰芘芘棫樸薪之槁之濟濟辟玉

左右趣之此言左右日以善趣也容經此即選左右之說爰延

亦云善人同處則日聞嘉訓惡人從遊則日生邪情後漢爰延傳

維申及甫維周之翰申甫之地為形勢控扼之要甫即呂也呂刑

一曰甫刑九類達曰呂侯後為甫侯詩及禮記作甫尚書與外傳作呂史伯曰當成周者南有

申呂鄭語左氏傳楚子重請申呂以為賞田申公巫臣曰不可此

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御北方成七年蓋楚得申呂而始疆

茲所以為周室之屏翰歟漢地理志南陽宛縣申伯國詩書及

左氏注不言呂國所在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故呂城在鄧州

南陽縣西徐廣云呂在宛縣齊世家正義水經注亦謂宛西呂城四

嶽受封水經注然則申呂漢之宛縣也高帝入關光武起兵皆

先娶宛其形勢可見李忠定綱目曰天下形勢關中為上襄鄧次

之原注輿地廣記云蔡州新蔡古呂國今按新蔡之地屬蔡水嘗屬楚子重不

當請為賞田則呂國在宛明矣○閻云按括地志故申城在鄧州南陽縣北三十

十里故呂城在鄧州南陽縣西四十里故班固曰宛縣申伯國

徐廣曰呂在宛縣詩集傳以申在今鄧州信陽軍之境亦非

集證一統志宛古地名本周時申伯之國春秋時屬晉戰國時為

韓宛邑秦為宛縣南陽郡治此漢因之後魏改上陌縣後周

改上宛縣隋初改南陽縣屬鄧州唐初廢縣置宛州尋罷州仍以

縣屬鄧州唐末以向城縣省入五代及宋皆因之金為申州治所

元改州為南陽府仍置縣屬焉明因之屬南陽府按申春秋時

屬楚一統志謂春秋時屬晉恐非今河南南陽府南陽縣北有古

申城西有呂城

禮記孔子閒居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鄭康成注言周道將興

五嶽為之生賢輔佐仲山甫及申伯為周之幹臣孔子閒居注

注禮在先未得毛傳孔子閒居正義○閻云按漢杜欽愚謂仲山甫猶儀

禮所謂伯其甫也周語云樊仲山父蓋甫與父同若以仲山甫

為甫則尹吉甫厥父皇父程伯休父亦可以言甫矣近世說詩

者乃取此而舍箋傳愛奇之過也

原注權德輿集云魯獻公仲子曰山甫入輔於周食采于樊。

集證

通志氏族略周太王之子虞仲支孫仲山甫為周宣王卿士食采於樊曰樊侯因邑命氏詩地考外傳稱樊仲山甫則是樊國之君必不得與申伯同為嶽神所生

左氏傳曰諸侯釋位以閒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

昭二十六年 雪漢

之序曰內有撥亂之志非立志何以成中興之功

何云宋之孝宗豈伊無志哉惑於群小

偷倚之言志不定故也

宣王晏起姜后請愆

後漢皇后紀論

則庭燎之箴始勤終怠可見矣殺其

臣杜伯而非其罪

周語神降於莘章

則沔水之規讒言其興可見矣

集證

詩序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沔水規宣王也

邠父傳謂宣王之末司馬職廢羌戎為敗按通鑑外紀二十三年

王伐太原戎不克二十八年王伐條戎奔戎王師敗績

竹書宣王三十

八年王師及晉穆侯伐條戎奔戎

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四

十一年王征申戎破之

竹書四十一年王師敗于申

轉于于恤蓋謂此四役

也

全云此二條乃亭林顧氏日知錄中論宣王所本

尹氏不平此幽王所以亡春秋於平王之末書尹氏卒

隱三年平王之五十

一見權臣之繼世也於景王之後書尹氏立王子朝

昭二十三年敬王之

元見權臣之危國也詩之所刺春秋之所譏以此坊民猶有五

侯擅漢

漢書元后傳

三馬食曹

晉書宣帝紀

之禍

召彼故老訊之占夢於是即我御事罔或者壽俊在厥服矣好讒

慝暗昧近頑童窮固矣商之咈其耆長吳之播棄黎老

吳語申胥之言

與亂同事也

宣三十年有兔舞于鎬京

竹書

而赫赫宗周有寢微之象矣幽二年

國史記周五卷集證

卷三下

三

三川竭岐山崩竹書紀年而陵谷易處有將亡之形矣匪降自天職競由人致此者人也豈天所為哉

集證竹書紀年宣王三十年有兔舞于洛陽京幽王二年涇渭洛竭岐山崩

裳裳者華興賢者功臣之子孫世臣與國升降者也王朝則周召

二公夾輔王室家父仍叔一雅舊人歷汾王之亂平王之遷猶

在也何云正義謂詩家父仍叔與見春秋桓公八年者年長遠並應別人侯國則翼之九宗定四年遂

之四氏莊十年與封建之法相維持彼漢之荀彧羣魏之荀彧

何充江左之褚淵王儉唐李之崔邠柳公權豈世臣之謂乎

閣云孔穎達辯詩家父仍叔與見春秋桓公八年者年月長遠並應別人然王氏亦指其後人言

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周所以替也雖不能用吾愁真之於耳楚語靈王

之楚所以亂也君且休矣吾將思之漢書劉向傳漢所以微也

擇三有事置侯多藏貪墨之臣為蝨賊小東大東杼柚其空聚斂

之臣為斧斤文侯之命所謂殄資澤于下民也是時號石父好

利用事而皇父以卿士為羣邪之宗何云此皆感嘆公田之事○全云

敏繼而為史宅之趙汝楳之履畝又繼而為賈似道之公田深室所以浩歎也何說未備

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朋友之信可質於神明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正直之道無愧於幽隱

楊泉物理論曰稻粱菽各二十種為六十蔬果之實助穀各二十

凡為百穀故詩曰播厥百穀繼序按國語云百穀百蔬又何解引見御覽八百三十七

集證隋志梁有楊子物理論十六卷晉徵士楊泉撰宋羅願端

總名菽者眾豆之總名三穀各二十種為六十蔬果之屬助穀各

而後為百耶

詩譜引傳曰文王基之武王鑿之周公內之疏云未知此傳在何

書全云漢儒引緯書有易傳書傳之稱則此亦其類非三家詩傳也一大小雅譜正義

三代之禮有損益而所因者未之有改也以公劉之詩攷之君之宗之宗法始於此其軍三軍軍制始於此徹田為糧徹法始於此周禮有自來矣

谷女殷商猶賈山之借秦為諭也漢書賈山至言周公戒成王無若殷王

受又曰宜鑒于殷駿命不易人君常聞危亡之言則可保其安存矣

靡哲不愚司空圖之耐辱也善人載尸裴度之晚節也

集證唐書卓行傳司空圖字表聖景福中拜諫議大夫不赴居中傳文宗時閻豎擅威天子擁虛器指紳道喪度不復有經濟意乃治第東都集賢里度野服蕭散與白居易劉禹錫為文章把酒兩

畫夜相歡不問人閒事

孔子於丞民加四字而意自明於緡蠻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

而不如鳥乎此說詩之法韓子於菁菁者莪屑屑訓釋蓋少作

也冒黎上宰相畫何益若庸人不得不申重反覆非少作故全云既庸人矣何必與之中重反覆以求晚歲引詩言老成

人重於典刑論孔戮致仕狀簡而當矣

考之周語立魯公子戲則仲山甫諫料民太原則仲山甫又諫然

聽之藐藐也當時公卿唯號文公諫不籍千畝而他無聞焉此

詩人所以有愛莫助之之歎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鄭箋以燕為燕安詩正義從箋王肅云今涿郡方

城縣有韓侯城原注見水經注聖水條注燕北燕國釋文愚謂詩云奄受北國肅

說為長閻云按韓侯入覲入字便知韓國不在畿內遠與北燕為隣肅說果長

集證陸氏釋文燕王肅孫毓並烏賢反六北燕國詩地考曹氏曰武王子初封於韓其時召康公封於北燕處為司空王命

以燕眾城之曰知錄魏地形志范陽郡方城縣有韓侯城按史託燕世家易水東分爲梁門今順天府固安縣有方城村即漢之方城縣也水經注亦云濕水徑良鄉縣之北界歷梁山南高梁水出焉是所謂奔奔梁山者矣嘗說以韓國在同州韓城縣曹氏曰武王子初封於韓其時召康公封於北燕實為司空王命以燕眾近與事任力亦當發民於近甸而已豈有役二千里外之人而為築城者哉況其迨其狃乃棄北之夷而蹶之每國不到亦似謂韓土在北陲之遠也又考王符潛夫論曰昔周宣王時有韓侯其國近燕故詩云昔彼韓城燕師所完其後韓西亦姓韓為衛滿所伐遷居海中漢時去古未遠當有傳授今以水經注為定魏按鄭知同州韓城無緣役北燕之理故訓燕為安而曰大矣彼韓國之城乃古平安時眾民之所築完惟王肅以梁山為涿郡方城縣之山而以燕為燕國文義為協朱子詩集傳於梁山則用鄭箋於燕師則從肅說未詳其意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毛氏曰屠地名不言所在滴水李氏以為同州鄜谷今按說文有左馮翊鄜陽亭邑部鄜字下原注高都切馮翊即同州也

滴水之言信矣

集證朱子集傳屠地名或曰即杜也魏按屠杜二字古通用左言傳昭九年膳宰屠剛檀弓作杜賈可證或說不為無據梁氏益曰杜者杜伯之國也漢之杜陵長安縣有杜伯冢

漢恩澤侯表曰帝舅緣大雅申伯之意後之寵外戚者率以是藉

口全云曹操篡漢而伏完死難司馬氏篡魏而張緝死難請道成篡宋而王蘊死難楊堅以外戚篡周而尉遲迥亦以外戚死難外戚非必皆不賢也漢之呂霍上官丁傅不可用矣而竇嬰則名臣曰商馮野王傳喜三人元成哀若自宣王能大用之可無王氏之禍要之在知人耳然深遠則有感於賈如而言

衰申伯而申侯終以名我既猶可以為萬世法乎外戚秉政未

或不亡漢亡於王莽元后弟何進異母女弟為靈帝貴人晉亡於馮玉出帝納馮玉之姊為后

唐幾亡於楊國忠太真從祖兄石晉亡於馮玉何云庾亮有賢名然終致

蘇峻之亂方撲山云所以况秋整

盜言孔甘寇攘式內皆孟子所謂民賊也有民賊則賊民興漢傳

變曰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後漢傳唐裴度曰欲平賊

當先清朝廷唐書裴度傳真文忠公曰內有衣冠之盜而後外有干

戈之盜

大師維垣鄭箋以為三公王介甫以為大猷宋子集傳從王說

維天之命傳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毛詩

譜云子思論詩於穆不已孟仲子曰於穆不似引見維天之命正義原注仲子子

思之弟子釋文闕宮傳引孟仲子曰是禩宮也毛序錄云子夏傳曾申

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釋文序錄原注孟子注孟仲子孟

同歎至云孟子事子思已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豈名氏之

云時世濶絕况孟仲子乎

集證維天之命詩正義譜云子思論詩於穆不已孟仲子曰於穆

不似惠氏曰棟按說文以字從反已漢書皆作目與以同檀

弓注云以已字以與已字本同又與似相通易明夷曰文王以之

箕子以之鄭氏本以皆作似斯十詩云似續妣祖箋云似讀如已

午之已正義曰直讀為已不云字異則古者似已字同於穆不已

師徒異讀是字同之驗也按任鈞臺孟子考略云孟譜孟子生

於周烈王四年己酉四月二日上距孔子之卒一百八十年子思逮

事孔子則孟子斷不得親受業于子思之門子思弟子之孟仲子

亦不得為孟子同時之孟仲子也序錄謂子夏三傳至孟仲子當

為近之正義謂孟仲子子思弟子蓋與孟軻共事子思後學於孟

軻恐非

筆談云彼徂矣岐有夷之行朱浮傳作彼咀者岐有夷之行沈括

藝文門今按後漢朱浮傳無此語西南夷傳朱輔上疏曰詩云彼

徂者岐有夷之行注引韓詩薛君傳曰徂往也釋都夷傳注蓋誤以

朱輔為朱浮亦無咀字

集證宋志沈括筆談二十五卷今存宋子云後漢注訓徂為往

岐有咀疑或別有所据故今從之而定讀岐字絕句

歐陽公時世論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所謂二后

困學紀聞五卷集證卷三下

七二

者文武也則成王者成王也當是康王已後之詩執競不顯成
康所謂成康者成王康王也當是昭王已後之詩噫嘻曰噫嘻
成王者亦成王也詩本義范蜀公正書曰昊天有成命言文武
受天命以有天下而成王不敢以逸豫為也此揚雄所謂康王
之時頌聲作於下自彼成康奄有四方祀武王而述成康見子
孫之善繼也班孟堅曰成康沒而頌聲寢言自成康之後不復
有見於頌也范蜀公正書朱子集傳與歐范之說合

集證按蜀公正書今不傳僅見紀聞卷二引舜典五刑及此二條而已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朱子引國語叔向曰是道成
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也其為祀成王之詩無疑
愚觀賈誼書禮容語引叔向曰二后受王武王成王者武王之

子文王之孫也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
及成王承嗣仁以臨民故稱昊天焉新書禮容語其義尤明

歐陽公詩論古今諸儒謂來牟為麥者更無他書所見直用二頌
毛鄭之說來牟為麥始出於毛鄭而一家所據乃臆度偽大誓
不可知之言偽大誓之言詳鄭箋及正義愚按劉向封事引飴我釐麩釐

麥也始自天降漢書劉向傳文選注引韓詩飴我嘉麥薛君曰麥大
麥也文選班固典引善注引韓詩毛鄭之說未可以為非原注毛氏傳牟麥也鄭箋

註鄭箋廣雅始以為來小麥牟大麥廣雅釋艸篇以劉向說參攷當從古注○何云來字即來字之半歐陽公不識字刑○又云說文云周所受瑞麥來麩一來二縫象芒束之形天所來也故為行來之來詩曰飴我來麩與毛鄭合

集證按說文來部云來周所受瑞麥來麩一來二縫象芒束之形來聲麥部麩字下云來麩麥也從麥聲前漢劉向傳飴我釐麩後漢郭景卿字指云釐字從釐徐仙民讀與來同後漢班固傳元

拒黃葵注黃葵麥也諸說皆與毛鄭合

陳少南不取魯頌然思無邪一言亦在所去乎

全云不取魯頌亦非無義

集證

陳氏振孫曰陳少南不解殷魯二頌以為商頌當闕而魯頌可廢朱子曰陳少南於經旨既疏略不通點檢處極多不足據

足據

晉鼎銘曰保其孫子三壽是利載宣和博古圖魯頌三壽作朋善語也先儒以為

卿鄭筮恐非

集證

傳古圖錄保其孫子三壽是利三壽者與詩人言三壽作朋同意蓋晉姜觀其始特保我子孫而外之三卿亦冀壽考也

按此亦仍從康成之說

商周之頌皆以告神明太史公曰成王作頌推已懲艾悲彼家難

更記

至魯頌始為溢美之言所謂善頌善禱者非商周之體也

後世作頌倣魯而近諛又下矣

集證

范處義詩補傳魯頌之異於商周者四商周天下頌之魯國人頌之一也商周以告神明而魯用以燕樂二也商周子孫頌其先曾臣下頌其君三也商周多事實魯多頌禱四也

或謂文之繁簡視世之文質然商質而周文商頌繁而周頌簡文

不可以一體觀也

法言曰正考甫常晞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晞正考甫矣司馬公

注揚子謂正考甫作商頌奚斯作闕宮之詩故云然法言學愚行篇注

按史記宋世家襄公之時修仁行義欲與盟主其大夫正考甫

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全云襄公最不道何足頌乎注云韓

詩章句美襄公宋世家注樂記溫良而能斷者宜歌商鄭康成注謂

商宋詩樂記注蓋用韓詩說也考之左傳正考甫佐戴武宣世本

正考甫生孔父嘉為宋司馬華督殺之而絕其世皆在襄公之

前安得作頌於襄公之時乎

集證宋志司馬光集注四家揚子十三卷按商頌非正考甫作
太史得商頌十二篇以那為首國語說亦同今五篇皆是商家祭
祀樂章非考父追作也又考父佐戴武宣則在襄公前且百許歲
安得道而美之斯謬說耳

後漢曹褒傳奚斯頌魯考甫詠殷注引韓詩新廟奕奕奚斯所

作薛君傳云是詩公子奚斯所作正考甫孔子之先也作商頌

十二篇後漢曹褒傳注詩正義云奚斯作新廟而漢世文人班固王延

壽謂魯頌奚斯作謬矣魯頌譜正義然揚子之言皆本韓詩時毛詩

未行也原注薛漢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各馮衍傳注引薛夫子韓詩章句

之名頌十二篇于周太師以那為首益見非考甫作矣○何云魏文帝呼薛夏為薛君然魏略不言其傳詩定指薛漢也

集證容齋續筆闕官詩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其辭只謂奚斯作

甫嘗喻尹吉甫公子奚斯晞正考甫宋咸注文以謂奚斯慕考甫
而作魯頌蓋子雲失之於前而宋又成其過耳故吳祕又巧為之
說曰正考甫商頌蓋美禘祀之事而奚斯能作闕公之廟亦晞詩
之教也而魯頌美之於義迂矣司馬溫公亦以謂奚斯作闕官之
詩兼正考甫只是得商頌於周太師耳初非自作也班固王延壽
亦云奚斯頌魯後漢曹褒曰奚斯頌魯考甫詠商注引薛君韓詩
傳云是詩公子奚斯所作皆相承之誤

原注集證按後漢儒林傳云薛漢字公子淮陽人世習韓詩父子以章

句著名而失其父之名及字考唐書宰相世系表漢薛廣德

長發大禘箋云郊祭天也雖禘大祖箋云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

於禘鄭康成以祭天為禘與宗廟大祭同名春秋纂例趙子匡

已辨其失矣王肅以禘禘為一祭亦非也禘與禘異禘則太祖

東嚮毀廟及羣廟之主昭南穆北合食於太祖禘則祖之所自

出者東嚮惟以祖配之說本朱子語類今混禘於禘宗廟有禘無禘方

山云此趙伯循說禘耳自伯循外無同之者不可拘

集證春秋纂例趙匡曰鄭見祭法說禘在郊上故為配祭昊天上帝於圜丘之說至云祖之所自出謂感生帝靈威仰此文出自織緯始于漢哀平閒偽書也故桓譚賈逵蔡邕王肅之徒疾之如仇而鄭氏通之於經其誣甚矣朱子語類禘只祭始祖及所自出之帝祫乃合羣廟皆祭當以趙匡之說為正又云程先生說禘是禘其始祖之所自出併羣廟之主皆祭之祫則止自始祖而下合羣廟之主皆祭之所謂禘祫之說恐不然按示子論語集注取趙伯循不從程子

范甯穀梁序孔子就太師正雅頌因魯史修春秋列黍離於國風

齊王德於邦君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范甯穀梁序

然左傳襄二十九年季札觀樂於魯已為之歌王矣孔子至哀

十一年始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得所則降王於國風非孔子也

隱有萇楚箋云人少而端慤則長大無情慾胡邦衡銓解學記取

之

集證玉海三十九胡銓邦衡禮記傳十八卷

呂氏春秋甯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雜俗覽高

誘注以為歌碩鼠不知何所據原注三齊記載甯戚歌所謂南山矸白石爛者是也引見後漢蔡邕傳注

集證後漢書馬融傳注引說苑曰甯戚飯牛於康衢擊車輻而擊車輻而歌顧見桓公得之霸也以上下文義求之顧見二字當是碩鼠之訛古書殘缺訛謬若此類不可攷者甚多容齋四筆謂飯牛歌高誘全引碩鼠三章實為可笑過矣厚齋以不知所據存疑最得闕如之義

原集證後漢蔡邕傳注引三齊記載其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時且與史記集解引應劭同又藝文類聚載一篇云滄浪之水白石梁中有鯉魚長尺半穀布單衣裁至許清朝飯牛至夜半黃犢

上坂且休息吾將捨汝相齊國李善注文選成公子女嘯賦載一篇云出東門兮厲石班上有松栢清且門麤布衣兮緼縷時不遇兮堯舜主兮努力食細草大臣在爾側君當與爾適楚國歌凡三篇亦不止三齊記所載也

四月秀萸諸儒不詳其名唯說文引劉向說以為苦萸艸部萸曹字丕

國學已開五卷集證

卷三下

五

二卷

胡銓
邦衡有
銓記傳

氏以爾雅本草證之知其為遠志曹粹中詩說

集證說文蕝艸也。从艸要聲。詩曰：四月秀蕝。劉向說此味苦苦蕝。蕝一名蕝繞。一名細草。

陶注云：狀似麻黃而青。

董氏全云廣舉侯包言衛武公作抑詩使人日誦於其側董道廣川詩故

朱子謂不知此出在何處。愚考侯包之說見於詩正義天雅抑詩正義

隋經籍志韓詩翼要十卷侯包撰然則包學韓詩者也

集證隋書經籍志韓詩翼要十卷漢侯包撰按抑詩正義引侯

是詩而不離於其側亦取楚語為說與韋昭注小異

秦詩在其板屋西戎地寒故以板為屋張宣公南嶽唱酬序云方

廣寺皆板屋問老宿云用瓦輒為冰雪凍裂自此如高臺上封

皆然原注漢地理志天水隴西民以板為屋以南嶽觀之非獨西陲也○閻云案高臺上封皆寺名并見朱子詩又案南史隱逸傳南嶽鄧先生郁隱居衡山

極峻之嶺立小板屋兩間是南嶽上之有板屋蓋矣

唐棣之華維常之華協車字黍稷方華協塗字隰有荷華協且字

曹氏謂華當作琴音敷蓋古車本音居易曰睽孤見豕負塗載

鬼一車來徐徐困于金車其音皆然至說文有尺遮之音乃自

漢而轉其聲詩愚案何彼穠矣釋文或云古讀華為敷與居為

韻後放此朱文公集傳並著一音而以音敷為先

集證顧氏唐韻正華古音敷易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睽孤見

法今江東呼華為琴琴音敷陸德明曰古讀華如敷不獨江東也

今十虞部有琴字西漢時司馬相如上林賦華與沙叶音琴東方朔誠子詩華與和多叶始入歌韻至說文又有尺遮之音陸氏釋文引韋昭云古皆尺遮反至後漢始有居音非也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有美一人清揚婉兮漙音團集傳叶上充反

顏氏正俗全云顏推之作云案呂氏全云字林作霽上充反訓云露貌音

錢云說文無翻切乃後人所加

錢云董道廣川詩故四十卷見宋藝文志

與婉類

集證隋志字林七卷音弦令吕忱撰按唐志同宋志五卷今佚字書多引之

甄麻如之何衡從其畝顏氏云禮今也衡縫衡即橫也不勞借音

徐氏邈音橫失之矣

集證按南山詩正義云衡古橫字檀弓鄭注云衡讀為橫前漢刑衡秦地形東西

衡長故為衡也

干旄四馬至於五之六之猶緇衣之改為也權輿四簋至於每食

不飽猶醴酒之不設也詩集傳引漢書楚元王傳君子之去就于其心不干

其禮何運五之六之鄭箋皆以為見之數

營謝成申其篤於母家一也二美焉一刺焉宣王親親平王忘讎也

全云營射本不足深美宣王之詩蓋多溢詞故此等城作皆歸揚扈之中

孝經言卿大夫之孝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

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孟子謂曹交曰服堯之服誦堯之

言行堯之行聖賢之訓皆以服在言行之先蓋服之不衷則言

必不忠信行必不篤敬中庸修身亦先以齊明盛服都人士之

狐裘黃黃所以出言有章行歸于周也

召公是似南仲太祖世濟其美也達有充賈逵之子充超叛鑿邠超邠鑿之孫

或附曹陳羣忘漢朱文

公稀焉至云小坡之依梁氏雖有為之辭者然亦危矣朱在亦稱史氏私人何耶

集證東坡戲作賈梁道詩稽紹似康為有子邠超叛鑿是無孫如

婿曹操之臣而不知以為非蓋剛大直方之氣折於凶虐之餘而漸圖所以全身就事之計故不覺其淪胥而至於此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荀子云天子即位上卿進曰能除患則為福

錢云陳啟源云司馬相如難蜀父老云王事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逸樂此魚羹序也班固東京賦云德廣所及漢

廣序也一當武帝時一當明帝時可謂非漢世邪錢云惠定字云左傳襄廿九年此之謂夏聲服虔解詁云秦仲始有車馬禮樂之好侍御之臣戎車四牡田狩之事

中卿進曰先事慮事先患慮患下卿進曰敬戒無怠荀子大羣略篇臣進戒始以敬三卿授策終以敬此心學之原也伊尹訓太甲曰祇厥身名畢告康王曰今王敬之哉皆以此為告君第一義葉氏云漢世文章未有引詩序者魏黃初四年詔云曹詩刺遠君子近小人蓋詩序至此始行總考引葉夢得至云毛詩蓋于是時始列學官也陳氏魏志失紀繼序惟獨曹氏之不盡同

集證九經古義鄭漁仲云漢世文字未有引詩序者惟魏黃初四年有曹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語蓋詩序至是而始行棟按左傳襄二十九年季札見歌秦曰美哉此之謂夏聲服虔解詁云秦仲始有車馬禮樂之好侍御之臣戎車四牡田守之事與諸夏同風故曰夏聲詩正義引之又蔡邕獨斷載周頌三十一章並錄詩序自清廟至烝詩一字不異何得云至黃初時始行於世耶經義考按詩之有序不特毛傳為然說韓詩魯詩者亦莫不有序如關雎刺時也采芣傷夫有惡疾也漢廣悅人也汝墳辭家也蝦蟇刺奔女也黍離伯封作也鷄鳴譏人也兩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此韓詩之序也楚元王受詩於浮邱伯劉向元王之孫實為魯詩其所撰新序以二子乘舟為似之傳母作黍離為壽聞其兄作列女傳以芣苢為蔡人妻作汝墳

為周南大夫妻作行露為申人女作抑栢舟為衛宣夫人作燕燕為定姜送歸作式微為黎莊公夫人及其傅母作大車為息夫人作此皆本於魯詩之序也齊詩雖亡度當日經師亦必有序惟毛詩之序本乎子夏子夏習詩而明其義又能推原國史明乎得失之故試稽之尚書儀禮左氏內外傳孟子其說無不合毛詩出學者舍齊魯韓三家而從之以其有子夏之序不同乎三家也惟其序作於子夏子夏授詩於高行子此維天之命注有孟仲子之言又子夏授曾申申授李克克授孟仲子此維天之命注有孟仲子之言皆以補師說之所未及毛公因而存之不廢若夫南陔六詩有其義而亡其辭則出自毛公足成之所謂有其義者於子夏之序也而論者多謂序作於衛宏夫毛詩雖後出亦在漢武時詩必有其序而後可授受韓魯皆有序毛詩豈獨無序直至東漢之世侯宏之序以為序乎又按蔡邕書石經悉本魯詩今獨斷所載周頌三十一章其序與毛詩雖繁簡微有不同而其義則一意者魯詩毛詩風之序有別而頌則同耶

朱子詩序辨說多取鄭漁仲詩辨妄全云深宜蓋亦不取漁仲之學愚按漁仲最多武斷艾軒謂歐陽公詩本義不當謂之本義古人旨意精粹何嘗如此費辭集證宋志鄭樵詩辨妄六卷朱子毛詩集傳二十卷詩序辨一卷陳振孫曰辨妄者專指毛鄭之妄謂小序非子夏所作可也

諸夏同 或曰夏 蔡邕 載周 七一章 錄詩序 何得云 一字不 行於世

盡削去之而以已意為之序可乎按朱子詩集傳其初稿亦用小序後與呂伯恭相爭遂改從鄭漁仲廢小序故有辨說攻小序而集傳未及追改如豐年絳衣等篇者淳熙開漁仲書為周信道孚所駁旋即散佚惟詩集傳自元延祐定科舉法用以取士遂承用至今陳振孫曰歐陽修毛詩本義先為論以辨毛鄭之失然後斷以已見

唐志毛詩草木蟲魚圖二十卷開成中文宗命集賢院修撰并繪

物象學士楊嗣復張次宗上之唐藝文志按名賢畫錄大和中文宗

好古重道以晉明帝朝衛協畫毛詩圖草木鳥獸古賢君臣之

像不得其真皆程修己圖之皆據經定名任意採掇由是冠冕

之製生植之姿遠無不詳幽無不顯名賢畫錄然則所圖非止草木

蟲魚也原注隋志梁有毛詩古賢聖圖二卷

集證通志藝文略七錄有毛詩圖三卷毛詩孔子圖經十二卷毛詩古賢聖圖二卷三書並蕭梁人作已亡校讎略毛詩蟲

雖亡有陸璣疏在則其圖可圖也

物之學莫近於詩關關之雎摯有別也呦呦之鹿食相呼也德

如鳴鳩言均一也德如羔羊取純潔也仁如騶虞不嗜殺也鴛

鴦在梁得所止也桑扈啄粟失其性也倉庚陽之候也鳴鴉陰

之兆也蒹葭露霜變也桃蟲拚飛化也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

誠不可揜也鳶飛戾天魚躍于淵道無不在也南有喬木正女

之操也隰有荷華君子之德也匪鱣匪鮪避危難也匪兕匪虎

慨勞役也蓼莪常棣知孝友也繁蘋行葦見忠信也葛屨褊而

羔裘怠也蟋蟀儉而蜉蝣奢也爰有樹檀其下維穀美必有惡

也周原膺膺董荼如飴惡可為美也黍以為稷心眩於視也蠅

以為鷄心惑於聽也綠竹猗猗文章著也皎皎白駒賢人隱也

贈以勺藥貽我握椒芳馨之辱也焉得諼草言采其蟲憂思之

深也柞棫斯拔侯薪侯蒸盛衰之象也鳳凰于飛雉離于羅治亂之符也相鼠碩鼠疾惡也采芻采苓傷讒也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有多識之益也何云絕佳賦

誦詩三百不能專對不足以一獻皆誦言而忘味者也自賜商之後言詩莫若孟子其述孔子之言以為知道者二鳴鴉烝民是也如靈臺皇矣北山雲漢小弁凱風深得詩人之心以意逆志一言而盡說詩之要學詩必自孟子始

中毛之詩皆出於荀卿子而韓詩外傳多述荀書今考其言采采卷耳荀子解蔽篇頃筐易滿也卷耳鳴鳩在桑勸學篇故君不敢

暴虎不敢馮河臣道篇仁者必敬人凡人非賢則案不肖也人賢而不敬則是禽獸也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也禽獸則亂狎虎則危得風雅之旨而引逸詩尤多其孔筆所刪歟申公

同門穆生其最高者也王式之徒有薛廣德廣德之徒有龔舍而齊詩有蕭望之師丹而韓詩亦有王吉皆足以重匡衡之恥者也

集證漢書楚元王傳元王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公按荀子王霸篇引逸詩云如霜雪之將將如日月之光明為之則存不為之則亡臣道篇云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

天論篇云何恤人之言兮解蔽篇云鳳皇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簫有鳳有皇樂帝之心又云墨以為明狐狸而養正名篇云長無漫兮永思騫兮太古之不慢兮禮義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法行篇云涓涓源水不離不塞穀已破碎乃大其輻事已敗矣乃重

太息皆孔筆所刪也

法言曰守儒表固申公淵鸞一子無愧於言詩矣王式以三百五

篇諫漢書王式傳亦其次也彼說詩解頤者匡衡能無愧乎

草木鳥獸蟲魚疏陸璣字元恪所撰非陸機也何云吳烏程令繼序陸疏見引於齊民要術則謂元恪是孫吳人信矣開其書又似曾遊北方者蓋作於西晉初也陳伯玉謂其引郭璞爾雅注蓋據誤本資暇錄故云然陸元朗經典釋文作於陳朝罕見北朝人書而詳引草木疏明人定元恪為唐人非也

集證 隋志毛詩草木蟲魚疏二卷鳥程令吳郡陸瓌撰釋文序中庶子烏程令書錄解題館閣書目稱瓌字元恪吳郡人吳太子

氏釋文非晉之士衡而其書引郭璞注爾雅則當在郭之後亦未必吳時人也孔疏呂記多記之姚士粦曰予篋中有毛詩草木

蟲魚疏一卷題曰吳太子中庶子烏程令吳郡陸瓌元恪撰凡草

之類八十木之類三十有四鳥之類二十有三獸之類九魚之類

十蟲之類十有八陳氏謂此書多引郭氏似非吳人若予所藏未

有一條引及郭氏且後有魯齊韓毛四詩授受與漢書儒林傳相

鄭氏詩譜徐整暢太叔裘隱 原注見釋文序錄○爾云謂整既暢演裘隱括之 **隋志太叔求及**

劉炫注古今書錄云徐正陽注館閣書目謂注者為太叔求而

不考序錄徐正陽疑即徐整誤以整為正暢為陽也 原注整字文操吳太常卿

見序錄

集證 隋志毛詩譜三卷吳太常徐整撰毛詩譜二卷太叔求及劉炫注 玉海三十八國史志云詩譜世傳太叔求注不在秘

府經典釋文序錄所稱徐整暢太叔裘隱蓋謂整既暢演而裘隱括之求字譌也按說文裘古省作求

詩緯含神霧曰集微揆著上統元皇下序四始羅列五際 程易田云

始五際引據未審詩緯汎歷樞之言五際也見詩序是謂四始詩之至也下孔氏正義云鄭於六藝論引春秋緯演孔圖云詩含五際六情者鄭以汎歷樞云午亥

之際為革命卯酉之際為改正辰在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酉所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然則亥為革命一際也亥又為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為陰陽交

際三際也午為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為陰盛陽微五際也孔氏此釋頗能說五際之義然緯言辰在天門今日亥為天門疑不能明及考後漢書郎顛傳順帝時災

異屢見公車徵顛條便宜七事其第七事引詩記歷樞曰卯酉為革政午亥為革命神在天門出入候聽言神在戌亥司候宋均注云神陽氣君象也天門戌

亥之間乾所據也據此始與孔氏所釋相應今孔疏所引詩緯恐後人據轉寫譌本而改之吾疑王氏所採已是譌本故不引孔氏亥為天門云云以亥之與辰兩

不相應而不知其辰為神字之譌也卯為改正亦當為革正之譌即顛傳所說甚明而宋均之注尤顯又按河圖括地象西北為天門楊炯少姨廟碑崑崙西北之

地天門也亦可與天門乾所據之說相發明且翼奉傳注孟康曰韓詩外傳云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卯酉午亥外加戌以定之是又與天門

戌亥之說相合又五際推演據地歷樞曰凡推其數皆從亥之仲起此天地所定位陰陽氣周而復始萬物死而復蘇大統之始故王命一節為之十歲也言之甚

鑿鑿然其法未經講習終難了然而應劭之注翼奉傳則又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為五際是不承取詩緯之義至詩緯以卯酉午亥配天保所父采芑大

明四詩終亦疑不能明也。孫田又按詩序之言四始指謂國風小雅大雅頌箋以為王道興衰之所由而詩緯則謂亥水始寅木始巳火始申金始亦淺近無深義又配以大明四牡嘉魚鴻雁諸篇夫固有所受之度亦不關至要吾疑作詩時不當與十二子相應則毛氏之說允矣。至章懷太子注郎顛傳云四始謂關雎為國風之始鹿鳴為小雅之始文王為大雅之始清廟為頌之始又以四詩之首篇為始義亦淺近不若詩序王道興衰所由之義為精深也。瑤田又按識緯家言康成說經多引用之此亦一藝其來有自故推演頗有徵驗未可盡非之然而儒者之道先難後獲責效望報非所敢知苟其通經致用其為明效大驗可勝言哉。郎顛所謂四始之缺五際之尾其咎歸於不求賢則逆天違人而災皆降化不行也因舉黃瓊李固言若還瓊微固任以時政則可垂景光而致休祥然則災異屢見雖曰天運豈非人事哉。○繼序按禮說甚嚴但十二支可云十二子亦可云十二辰祇言辰則嫌于辰巳之辰耳。韓詩外傳當改內傳又曰詩者

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萬物之戶也推度災曰建四始五際而八節通含神霧推度災並引見御覽六百九汎歷樞曰午亥之際為革命

卯酉之際為改正辰在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

翼奉學齊詩聞五際之

要十月之交篇漢書翼奉傳郎顛曰四始之缺五際之尾後漢郎顛傳五

際本於齊詩四始與毛詩序異蓋習聞其說而失之也

集證漢書翼奉傳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注應劭曰君臣父子兄弟終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關雎詩序正義四始者鄭答

張逸云風也小雅也大雅也頌也按詩緯汎歷樞云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與此不同者緯文因金木水火有四始之義以詩文託之又鄭六藝論引春秋緯演孔圖云詩含五際六情者鄭以汎歷樞云午亥之際為革命卯酉之際為改正辰在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然則亥為革命一際也亥又為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為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為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為陰盛陽微五際也按後漢郎顛傳引詩汎歷樞曰卯酉為革政午亥為革命神在天門出入候聽宋均注云神陽氣君象也天門戌亥之間乾所據者則辰當作神又按四始之缺章懷注云四始謂關雎為國風之始鹿鳴為小雅之始文王為大雅之始清廟為頌之始與詩序合

曹氏論詩云詩之作本於人情自生民以來則然太始天皇之策

素問天元包羲罔罟之章隋樂志葛天之八闕呂氏春秋康衢之民

紀大論謠列子仲尼篇

集證隋樂志伏羲有網罟之詠夏侯元辯樂論伏羲時因時興利

放民田魚天下歸之有網罟之歌
呂氏春秋古樂篇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闕一曰載民二曰元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建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禽獸之極
列子仲尼篇堯治天下五十年微服遊於康衢聞童兒謠云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堯喜問曰誰教爾為此言童兒曰我聞之
大夫問大夫大夫曰古詩也

愚按素問天元紀大論鬼臾區曰積考太始天元冊文曰太虛

寥廓肇基化元萬物資始五運終天布氣真靈總統坤元九星

懸朗七曜周旋曰陰曰陽曰柔曰剛幽顯既位寒暑弛張生

化化品物咸章天元冊文蓋古詩之體始於此然伊川謂素問出於

戰國之末河云太虛寥廓以下直似東漢人語問云鄒平馬公驥曰上古文字簡畧而世傳素問灑煩數萬言知非軒后之舊矣然精微與博語多

至道其緩和摯扁之流依託以立言者乎

集證漢藝文志考按隋志始有素問之名晉皇甫謐已云素問論病精辨漢張仲景傷寒論集云撰用素問是則素問之名起

漢世也全元起曰素問者本也問者黃帝問岐伯也程子曰素問之書必出於戰國之末

文粹李行修云劉迅說詩二千言言詩者尚之今考迅作六說以

繼六經自孔氏至考亂凡八十九章取漢史詔書及羣臣奏議

以擬尚書又取房中歌至後庭鬪百草臨春樂小年子之類凡

一百四十二篇以擬雅章又取巴渝歌白頭吟折楊柳至談容

娘以比國風之流然文中子嘗續經矣宋子謂高文武宣之制

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顏謝之詩豈有物則秉彝之訓况迅

乎方樸山云詩三百亦不盡如物則民彝書百篇亦不盡如精一執中也宋後

儒者頗疑古文尚書為偽則精一執中並非孔子所序錄矣○繼序按執中見論語無可疑精一兩字則偽古文襲荀子解蔽篇而改其文并失其意

集證宋志姚鉉唐文粹一百卷唐書劉迅傳迅字捷卿陳郡殷寅名知人見迅嘆曰今黃叔度也迅續詩書春秋禮樂五說

書成終不以示人藝文志劉迅六說五卷崇文總目唐右補闕劉迅作六書以繼六經標作書之義而著其目惟易闕而不言故止五卷文中子禮樂篇程元問六經之致子曰續書以存漢晉之實續詩以辨六代之俗修元經以斷南北之疑續易道以申先師之旨正禮樂以旌後王之失杜淹世家大業元年文中子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贊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禮論二十五篇為十一卷樂論二十篇為十卷續書一百五十篇為二十五卷續詩三百六十篇為十卷元經十五篇為十五卷贊易七十篇為十卷

艾軒曰九德九夏雅頌之流也狸首風也幽之雅頌猶魯頌也薛

士龍曰詩之音律猶易之象數何云是二者若亦無害乎其不知也况強以臆說求之終亦不知而作而已○關云

狸首逸詩果載射義篇內則似二雅體非風也

說詩者謂宋襄公作經鐘之樂按博古圖有宋公成經鐘大晟樂書應天得六鐘篆其帶曰莖鐘詔謂獲英莖之器於受命之邦

此姦諛傳會之言宋公成亦非襄公用以說詩陋矣

集證博古圖經鐘六器銘文略無小異皆曰宋公成之經鐘考歷代之樂額帝曰六莖經與莖通則經鐘者是為顯帝之樂

宋商之系二王之後得用天子禮樂則歷代之樂章固當有之蓋此鍾特其一代之名耳宋自微子有國二十世而有共公固成又一世而有平公成又七世而有剔公成則所謂宋公成者不知其為誰也惟太祖有天下實起睢陽故國號大宋是六鍾既出於宋地而銘文又有曰宋公成則其於受命之邦出為太平之符者正其時歟由是作樂之初特詔大晟府取是為式遂成有宋一代之樂
按此乃宋大觀中王黼等傳會之談其書亦不以宋公成為宋襄公

大學止於至善引詩者五方樸山云此非大學原文齊家引詩者三朱子謂詠嘆

淫液其味深長最宜潛玩繼序按齊家引桃夭三詩即妻子好合刑于寡妻等詩之次第乃實發治國在齊其家之義非

詠嘆淫也中庸末章凡八引詩朱子謂衣錦尚絅至不顯惟德始學

成德之序也不大聲以色至無聲無臭贊不顯之德也反復示

人至深切矣關云邵氏實言中庸尚絅章猶樂章之亂蓋一篇之總要也孝經引詩十方樸山云朱子又刊去之

書一張子韶云多與詩書意不相類直取聖人之意而用之是

六經與聖人合非聖人合六經也或引或否卷舒自然非先考

詩書而後立意也六經即聖人之心隨其所用皆切事理此用

經之法空云陸文安公所云六經皆我注脚之語斯之謂也

東哲補亡詩循彼南陔釋曰陔隴也善注羣經音辯序曰孝

子相戒以養陔當訓戒鄉飲酒燕禮賓醉而出奏陔夏鄭氏注

陔之言戒也以陔為節明無失禮與詩序義協賈氏羣愚按春

官樂師鄭司農注今時行禮於大學罷出以鼓陔為節全云相戒

精矣然何以云南戒其義難通則恐東氏亦有所本

集證通志藝文略羣經音辨七卷宋賈昌朝撰聚諸經之字同而

先是大臣稽古不過秦漢引經義蓋自昌朝始此書以古文多通借音諸乃辨正之

荀子曰善為詩者不說天略程子之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也董子

曰詩無達詁春秋繁露孟子之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也

曹子建表忍垢魏志苟全則犯詩人胡顏之譏交選曹植上詩無

此句李善引毛詩曰何顏而不速死也善注又云殷並文表曰今

相鼠注無之

說文叙云其稱詩毛氏者皆古文也以今詩考之其文多異得此

齟齬為蟾蝓碩大且媼為重頤皆韓詩之說也

集證說文韻部韻下云齟齬詹諸也詩曰得此齟齬言其行齟齬

五感切支切女部媼下云媼含怒也一曰難知也詩曰碩大且媼

戚施蟾蝓喻醜惡與說文正合三百六十八又引韓詩得此戚施薛君云

蔡邕正交論云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刺引見後漢

困學紀聞五卷集證卷三

三說文

含怒也

曰難知

無重頤

是以正雅為刺也

全云亦是魯詩

春秋時諸侯急攻戰而緩教化其留意學校者唯魯僖公能修泮宮衛文公敬教勸學亡無聞焉鄭有子衿城闕之刺子產僅能不毀鄉校而已

吳才老詩叶韻補音序曰詩音舊有九家

謂鄭元康成徐邈仙民蔡氏孔氏阮侃德恕王肅子

雍江惇思俊千寶令升李軌宏範詳釋文序錄

唐陸德明定為一家之學

經典釋文開元中

修五經文字

全云張參作

我心慘慘為慄

原注七到反

伐鼓淵淵為臚

與釋文異乃知德明之學當時亦未必盡用

集證

玉海三十八紹興毛詩叶韻補音十卷吳棫撰陳振孫書錄解題吳棫謂詩韻無不叶者如來之為釐慶之為羗馬之

為姥之類陸氏集九家音為釋文燕燕以南韻心沈重讀南作尼心切德明則謂古人韻緩不煩改字揚之水以沃韻樂徐邈讀沃鬱轉切德明亦所不載顏氏糾謬正俗以傳穀郊祀賦稷有而成切張衡東京賦激有吉躍切今之所作大略倣此其援據精博信

而有證宋晦翁注楚詞亦用棫例皆叶其韻棫又有韻補一書不專為詩作也要之古人韻緩之說最為確論不必一一改字詳見

取諸祭脂曰其香始升為酒為醴曰有飴其香古所謂香者如此

韋彤五禮精義云祭祀用香今古之禮並無其文隋志曰梁天

監初何修之議鬱鬱請光所以達神與其用香其義一也

攷之殊無依據開元開寶禮不用

集證

唐志韋彤五禮精義十卷玉海三十九書目五禮精義十卷唐太常博士韋彤撰凡二百九十二條每條設問對先援古

禮參以唐制辨據為詳通考紹聖元年詔罷合祭天地左司員外郎曾啟言周人以氣臭事神近世易之以香按何修之議以為南郊明堂用沉香本天之質陽所宜也北郊用土和香以地於人親宜加雜馥今令文北極天皇而下皆用濕香至於眾星之位香不復設恐於義未盡禮部太常寺議眾星隨其方色用幣每陛各設香從之按據曾啟議宋以來皆用香矣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疏云種之必好似有神助

生民詩正義

呂氏春

秋后稷曰子能使子之野盡為冷風乎注冷風和風所以成穀也六尺之耜

所以成畝也其博八寸所以成畦也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

寸所以開稼也呂氏春秋土容論任地篇漢趙過曰后稷始畦田漢書食貨志

集證漢書食貨志趙過能為代田一畝三畦古法也后稷始畦田而播種于畦中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因隴其上以附根苗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按司馬法六尺

為步步百為畝是畝長百步廣六尺矣畝開深處為畦高處為隴

謂之隴畝

與雨祁祁雨欲徐徐則入土鹽鐵論云周公太平之時雨不破塊

旬而一雨雨必以夜鹽鐵論水旱篇

集證西京雜記載董仲舒雨雹對太平之世則風不破塊鳴條開甲散萌而已雨不破塊潤葉津莖而已

以按但旅孟子作以過但昔韓非云文王克莒難二篇

集證韓非難二篇昔者文王侵孟克莒舉鼎三舉事而紂惡之

秋魯隱公二年書莒子盟于密則昔者密之近地

夏屋渠渠方心云夏屋解者多從王肅思謂詩經猶可作室屋解禮記則斷

怪異物同名古今不少然禮注亦未為得也禮序按毛傳夏大也不解屋為何物鄭以下言飲食不言屋宇故云禮物大具其實燕食于寢以夏屋為燕食之地

與四簋亦相合箋云設禮食大具其意勤勤正義王肅云大屋崔駰七依

說宮室之美云夏屋渠渠權輿詩正義朱文選靈光殿賦注引

七依作遠遠善注引七依云夏屋遠遠高也檀弓見若覆夏屋者矣注夏屋今之

門無其形旁廣而卑正義殷人以來始屋四阿夏家之屋唯兩

下而已無四阿如漢之門廡檀弓正義原注鄭康成於詩禮注異如此

文王之治由身及家風始于關雎雅始于大明而思齊又關雎之

始也家人之九五曰王假有家原注不顯亦臨謹獨者齊家之本故家人之吉在於反身何云此說從南豐列女傳序中來

衛武公自警曰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古之君子剛中而柔外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隨會柔而不犯韓文公為王仲舒銘曰氣銳而堅又剛以嚴哲人之常與其友處順若婦女何德之光

爾土字販章必曰俾爾彌爾性務廣地而不務廣德者人君之深

戒也不務德而勤遠畧左傳傳九年齊之霸所以衰狄之廣莫于晉

為都莊二十八年晉之亂所以萌全云晉雖世有赤翟白翟中山之禍然不因此而亡國深宜特有慨於宋室耳

風俗世道之元氣也觀葛生之詩堯之遺風變為北方之強矣觀

駟驥小戎之詩文武好善之民變為山西之勇猛矣晉秦以是

彊於諸侯然晉之分為二秦之二世而亡風俗使然也是以先王之為治威彊不足而德義有餘商之季也有故家遺俗焉周

之衰也懷其舊俗焉二語本詩大序

皇皇后帝皇祖后稷魯以稷配天周之東遷始僭禮矣夫子以為

周公之衰而史克何美焉齊百庭燦晉請王章習以為常禮樂

安得不自大夫出乎

朱子發曰詩全篇削去者二千六百九十四篇如狸首曾孫之類

是也篇中刪章者如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

之類是也章中刪句者如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何云今石經論孟乃宋人所補盼訛為盼

為政卒勞百姓是也爾宋板四書集註已改正素以為絢兮是也爾宋板四書集註已改正句中刪字者如誰能秉國成不自

為政卒勞百姓是也爾宋板四書集註已改正素以為絢兮是也爾宋板四書集註已改正句中刪字者如誰能秉國成不自

集證歐陽氏曰刪詩云者非止全篇刪去或篇刪其章章刪其句句刪其字如唐棣之華偏其反而一章此小雅常棣之詩夫

此條必尚有辯正之說而今失之○又云李淇水亦嘗有此說見象山集○方心醜云前逸詩條內已不信素絢為刪句此條未究重出互異

國朝詩集卷三下

子謂其以室為遠害于兄弟之義故篇刪其章也衣錦尚綱文之著也此鄘風君子偕老之詩夫子謂其盡飾之過恐其流而不反故章刪其句也誰能秉國成此小雅節南山之詩夫子以能字為意不害故句刪其字也按此與漢上說惟章刪其句不同

止齋曰國風作而二南之正變矣鄘曹邶特徵國也而國風以之終始蓋鄘邶自別於衛而諸侯浸無統紀及其厭亂思治追懷先王先公之世有如曹邶然君子以為是二南之可復世無

周公誰能正之是故以邶終各解思無邪之旨前輩謂之未了公案王唐齋出則謂詩非聖人之原本余頗然其說新安方回曰蓋嘗以上二說就內翰尚書王公應麟一商畧之今王氏詩說如此是亦未敢舍而從魯齋也因識於此

集證經義考陳傳良毛詩解詁二十卷葉紹翁四朝聞見錄考亭先生晚注毛詩盡去序文以形管為淫奔之具以城闕為偷期之所止齋得其說而病之謂以于七百年女史之形管與三代之學校以為淫奔之具偷期之所私竊有所未安獨藏其說不與考亭先生辨考亭微知其然嘗移書求其詩說止齋答以公近與陸子靜鬪辨無極又與陳同父爭論王霸矣且某未嘗註詩所以說詩者不過與門人學子講義今皆毀棄之矣蓋不欲佐陸陳之辨也今止齋詩傳方行於世按其書今佚

終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 王應麟 伯厚 潛邸閣氏 謝山全氏 易田程氏 四明屠繼序校補 義門何氏 樸山方氏 蔚章萬氏

周禮

漢河閒獻王得周官而武帝謂末世瀆亂不驗之書方樸山云何休亦謂六國陰謀之書

唯唐太宗夜讀之以為真聖作曰不井田不封建而欲行周公

之道不可得也全云按唐太宗銳意封建有世襲刺史之命則福時之言未必妄雖然貞觀之治稍可觀而以言乎先王唯麟之意何有

無論其父子兄弟事即如侯君集張亮反側於廟堂之間而謂其能封建乎太子承乾與魏王泰傾奪於嫡庶之際而謂其能封建乎衛公鄂公俱遭讒季君羨以疑似死即魏文貞公亦不保始終而謂其能封建乎然則太宗亦未必能真知人此經也○又云何氏以蘇綽能開貞觀之治其實唐之治法亦不盡本於綽也

君知此經者太宗而已何云太宗語出于文中子第十卷王福時所錄未可以為信也不封建下尚有不肉刑三字 劉歆始

用之蘇綽再用之王安石三用之經之蠹也何云唐之立法皆本蘇綽不得目為經之蠹 唯

文中子曰如有用我執此以往程伯子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

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儒者知此經者王程一子而已

集證季泰伯曰昔劉歆鄭元皆以周禮為周公致太平之迹而林

孝存謂末世之書作十難七論以排之何休以為六國陰謀

竊觀六典之文其用心至悉非古聰明睿知誰能及此其曰周公致太平者信矣

漢志謂之周官經程易田云按康成注開章第一條天官冢宰惟王建國下即禮六篇畢矣古周禮六篇首天子所專秉以治天下諸侯不得用焉康成序又云世祖以來通人達士皆作周禮解詁然則王氏謂未以周禮名者言其時但稱周官經周官傳周官注尚未以周禮名其書也今

六篇第目曰天官地官云云但稱官者是也序錄云劉歆始建立周官

經以為周禮序錄意者周禮之名昉此乎然後漢書云鄭眾傳

周官經後馬融作周官傳授鄭玄玄作周官注猶未以周禮名

也隋志自馬融注已下始曰周官禮原注隋志三禮目錄卷鄭玄撰

亦曰周官○又云按康成序云世祖以來通人達士鄭氏父子衛宏賈逵馬季長皆作周禮解詁周禮之名已見于此賈公彥曰以設位言之謂之周官以制作言之謂之禮

集證按後漢盧植傳植上書曰臣前以周禮諸經發起批謬為之

氏周禮各有傳記鄭康成傳所著有答臨孝存周禮難荀悅云劉

歆以周官六篇為周禮王莽時歆奏以為經置博士漁仲謂漢曰

周官江左曰周官禮唐曰周禮不知漢世已有周禮之名也又按

鄭氏三禮目錄陸氏釋文太平御覽及孔賈禮疏多引之漁仲謂

三禮目錄雖亡可取諸三禮名雖亡而實不亡者也

五峯胡氏云胡宏字周官司徒掌邦教敷五典司空掌邦土居四

民世傳周禮闕冬官未嘗闕也乃冬官事屬之地官程泰之全

程文簡公大昌云五官各有羨數天官六十二地官七十八春官七十夏

官六十九秋官六十六蓋斷簡失次取羨數何云羨數凡四十六凡百工之

事歸之冬官其數乃周俞庭椿全云字壽翁象山弟子為復古編亦云司空

之篇雜出於五官之屬九峯蔡氏蔡沈字仲默云周公方條治事之

官而未及師保之職冬官亦闕首末未備周公未成之書也周

按古者三公多繫兼官惟六卿是實職周禮蓋載其實職者也其中有三公云何孤云何皆六卿職之所及亦莫或遺蔡氏說頗傅會○方樸山云程泰之所說甚謬俞壽翁復占編亦妄作○繼序按厥後邛葵吳澄皆襲其謬說周禮者遂有周官不亡之一派

集證

宋志俞庭椿周禮復古編三卷今存周官義疏總辨司空

事典自朱子已辨陳氏傳良之誤謂行人宜屬秋官職方宜屬夏官而俞庭椿吳澄乃益鼓其無稽之臆說獨不思是經所謂辨方正位體國經野正司空之職事也五官之中惟司徒司馬與司空聯事而各有專司不可以相代凡大役鄉師帥民徒而至而與事任力則有司空之辟焉鄉師不得而與也古者大役即用卒伍以軍法部勒故大司馬與慮事而屬其植受其要然曰與慮事則主其事者惟司空明矣而今所謂司空之辟與事安在哉川澮溝洫之數遂人量人司險難與議焉而司空之法所以因山導川築防規堰要道設關梁時式險易以傳眾力者諸官無有也王畿侯國之封疆都鄙之室數司徒司馬及其屬雖與議焉而司空之法所以別郊關之遠近定四民之遊居相城邑之面勢立興作之程期者諸官無有也至於郊廟壇壝宮庭朝市官府次舍倉府廩庫司空之功作既成而後百官有事焉禮樂賓祭之器軍旅農桑之具車旗服物之等司空之程式既定而後諸職稟承焉諸儒乃妄割五官以為事典徒使五官之職事廢缺不完而於事典之實用概乎其未有當也且散見於經者若鄉師所泄之匠師儀禮

大射之工人士梓人觀禮之畜夫五官無列也則別有司空之職而今亡也決矣諸說謬悠概置不論云○按自俞氏撰復古編其後王次點邱葵吳澄何喬新相繼增損之至明平湖錢鼎復據尚書大小戴春秋內外傳補亡凡廿一官詳經義考

考工記或以為先秦書考工記疏而禮記正義云孝文時求得周官不見冬官一篇乃使博士作考工記補之馬融云孝武開獻書之路周官出於山巖屋壁禮記正義漢書謂河閒獻王得之非孝文時也河閒獻王傳序錄云李氏上五篇失事官一篇取考工記補之

釋文序錄按隋志以考工記獻王所補賈疏謂成帝時劉歆足成之孔疏謂孝文時使博士作考工記補之三說不同六藝論全云鄭康成作云壁中得六篇誤矣禮記正義漢書云得五篇六

子鎮雍州有盜發楚王家獲竹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

有得十餘簡以示王僧虔僧虔曰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

文也南齊書文惠太子傳漢時科斗書已廢則記非博士所作也閣云按科斗書漢世

盛行且著之功令見漢藝文志蕭何草律云云

易氏全云山齋易氏攷字元章云考工記非周書也言周人

上與而有梓匠之制言周人明堂而有世室重屋之制言溝洫

澮川非遂人之制言旂旗旒旒非大司馬司常巾車之制眡周

典大不類

集證隋志六藝論一卷鄭元撰陸氏釋文鄭云司空篇亡漢興

賈疏冬官一篇其亡已久有人尊集舊典錄此三十工以為考工

記雖不知其人又不知作在何日要知在於秦前是以得遭秦滅

於典籍韋氏裘氏等闕也故鄭云

前世識其事者記錄以備大數

禮器經禮三百鄭氏注謂即周禮三百六十官禮器注漢志禮經三

百臣瓚承經注引注云周禮三百是官名也禮經謂冠婚吉凶

書禮典在其中而非專為禮設也

集證禮記正義孝經說云禮三百威儀三千禮器云禮經三百

威儀三千禮說云正經三百動儀三千漢志云禮經三百威儀三

千云三百故知俱是周官三千並承三百之下故知即儀禮也

采子曰禮儀三百便是儀禮中上冠諸侯冠天子冠禮之類此是

大節有三百條如始加再加三加又如坐如尸立如齊之類皆是

其中小

鄭康成釋經以緯書亂之以臆說汨之而聖人之微指晦焉徐氏

微言謂鄭注誤有三王制漢儒之書何云以王制為孝文時博士作者

索隱所載劉向七錄云文帝所造書有本制方樸山云

服制篇者參觀則非今禮記中王制也明矣按鄭氏每

以周禮駁王制謂王制為殷方樸山云古

禮何曾以釋周官徐氏妄說兵農不分

其誤二漢官制皆襲秦今引漢官以比周官小宰乃漢御史大

夫之職謂小宰如今御史中丞如此之類其誤三

集證玉海三十九續書目云徐鉉學周官於陳傅良記所口授成

紀綱均國勢又謂鄭氏注誤有三云云江西通志徐筠字國堅清江人得之子蚤歲擢第初主攸縣簿後知金州按徐筠宋藝文志作徐行周禮徵言十卷誤也

鶴山全云魏文靖公謂以末世弊法釋三代令典如以漢算擬邦賦了翁字華甫

以莽制擬國服止齋謂以周禮為非聖人之書者以說之者之

迺也全云鶴山同時傳琴山之說與此畧同琴山名伯魯象山弟子

集證宋志魏了翁周禮折衷二卷周禮要義三十卷陳傅良周禮心正朝綱均國勢為目各四篇又與徐元德共撰周官制度清華二十卷義疏總辨康成注天官太宰九賦以為口率山泉注地

官泉府國服為之息曰貸以泉息以泉夫口率出泉漢法也周官無是也閭師掌國中四郊之賦而其職曰任農以耕事貢九穀圃牧工商虞衡嬪婦各貢其所有之物則農曰九穀以外餘七職自所貢之物外別無所謂賦明矣貸民以財使治產業而計其贏餘以收息者莽之亂政也周官本有賒而無貸康成不能辨而謂貸承出息一以園廛郊野受田之地為差是為國服以誣聖法傅莽事而啓安石之愚迷不亦悖乎

張禹以論語文其諛

仿樓山云未見的漢書張禹傳

劉歆以周官文其姦劉歆猶

以詩禮發冢也禹不足以玷論語而以歆訾周官可乎原注西山曰歆

之王田安石之泉府直竊其一二以自蓋爾

易氏總義云府史胥徒通典總言其為六萬三千六百七十五人

十三人周禮當作二萬五千二百六十六人外諸侯國官六萬一千三

十二人殷時天下諸侯官數則合此乃官數非謂府史胥徒也

集證海三十九易被周禮總義三十卷按今存惟闕地官夏官二篇採王與之周禮訂義所引以補其亡鄭伯謙太平

經國之書府史胥徒以天官考之凡二千六百九人奄人閭人內醫等六十四人九嬪世婦女御女祝女史女洒女漿女邊女醢女鹽女奚等共一千一十六人總食祿者三千六百八十九人地官除山虞川衡司關司門等不可考者尚三千餘人以天官為準通以三千六百人為額不限以兼攝則六官凡一萬九千八百人按一官以三千六百人為額則六官凡二萬一千六百人

嬪御在寺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貨賄皆領於冢宰冕弁車旗
宗祝巫史卜筮瞽侑皆領於宗伯此周公相成王格心輔德之
法周之興也滕侯為卜正呂伋為虎賁氏侍御僕從罔匪正人
左右攜僕庶常吉士及其衰也昏椽靡共婦寺階亂膳夫內史
趣馬師氏締交於嬖寵瑣瑣媼亞私人之子竊位於王朝至秦
而大臣不得議近臣矣至漢而中朝得以詘外朝矣至唐而北
司是信南司無用矣由周公之典廢也聞有詰責幸臣如申屠
嘉甲屠奏劾常侍如楊秉楊秉宮中府中為一體方樸山云此一如
諸葛武侯亮傳可謂知宰相之職者唐太宗責房玄齡以北門
營繕何預君事通鑑貞觀豈善讀周禮者哉至云此我朝趙普於
一熏籠之造亦制以有司之法元城李沆於後宮之立奏以臣

況不可

李沆趙鼎於內苑移竹責宦者罷其役通鑑趙鼎於內苑移竹責宦者罷其役通鑑

庶幾古大臣之風矣五季乃謂周公不當治成王燕

私之事始末之思也

集證

漢書申屠嘉傳鄧通方愛幸嘉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

禮嘉嘉責曰通小臣戲殿上人不敢當斬更今行斬之通頓首出

血不解相幾殺臣後漢楊秉傳秉劾奏參檻車徵請廷尉參惶恐道

史累有減罪暴虐一州明年秉劾奏參檻車徵請廷尉參惶恐道

本郡帝不得已竟免覽官而削國蜀志諸葛亮傳乃治戎講

武以俟大舉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曰宮中府中俱為

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云云通鑑貞觀十六年房元齡高士

元齡等曰君但知南牙政事北門小營繕何預君事元齡等拜謝

魏徵進曰元齡等為陛下股肱耳目於中外事豈有不應知者使

所營是則當助成之非則當請罷之不知何罪而責亦何罪而謝

也上甚愧之元城語錄太師即位遣熏籠數日不至而怒左右

對以事下尚書省尚書省下本部本部下本局覆奏得旨復依方
製造太祖怒曰誰做條貫曰可問宰相普至對曰此自來條貫不
為陛下設為陛下子孫設後代若非禮製造奢侈之物經諸處行
遣必有臺諫理會此條貫深意也上大喜曰此條貫極妙無熏籠
是小事其後法壞自御前直下後苑作更不經由朝廷至今為例
東都事略李沆傳真宗遣使持手札問沆欲以後宮劉氏為貴
妃沆對使者自引燭熱之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為不可其議遂寢
宋史趙鼎傳初車駕還臨安內侍移竹栽內鼎見責之曰良獄
花石之擾皆出汝曹今欲蹈前
轍耶因奏其事上改容謝之

李泰伯全云好江先生李觀曰內宰用大夫士世婦每宮卿二人皆分命賢臣

以參檢內事原注漢世皇后詹事以二千石為之猶有成周遺意 漢百官公卿表詹事秦官掌皇后太子家應劭註詹省也給也

集證玉海三十九李泰伯撰周禮致太平論五十一篇內治七國用十六軍衛四刑禁六官人八教道九并序一篇共為十卷

按其書載 町江集中

漢食貨志太公為周立九府圜法顏師古注周官太府玉府內府

外府並屬天官泉府地官天府春官職金秋官職幣天官皆掌財幣之

官故曰九府食貨志注愚按爾雅醫無閭之珣玕琪會稽之竹箭梁

山之犀象華山之金石霍山之珠玉崑崙之璆琳琅玕幽都之

筋角斥山之文皮岱岳之五穀魚鹽是謂九府爾雅釋地九府五峯胡

氏皇王大紀所述與爾雅同而繼之曰尚父立圜法輕重以銖

通九府之貨大紀又按史記列傳吾讀管氏輕重九府劉向

別錄曰九府書民間無有索隱謂其書論鑄錢之輕重管晏傳索隱

鹽鐵論文學曰管仲設九府鹽鐵論輕重篇通典亦云太公立

九府之貨然則九府太公立之管仲設之其名列于爾雅蓋即

管氏書也大紀之說得之顏注恐非原注曲禮天子之六府亦與大禹謨之六府異○何云九府當如顏注

集證張漢雲谷雜記漢食貨志太公為周立九府圜法李奇曰圜即錢也顏師古曰此非也周官太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

府職內職金職幣皆掌財幣之官故云九府圓謂均而通之也今以周官考之天府掌寶器實春官之屬初無預於貨財之事而職內職歲職幣職金四者在周官皆為掌財之官今師古乃略去職歲以三者附天府等為九奉強特甚況太公立法之時周官尚未建也師古之不審亦甚矣又太公為周立法之後退而復行於齊至管仲時其法猶存故仲著書有九府之篇且齊濟川之則九府非周官決矣爾雅有九府云云予意太公所謂九府者即此爾蓋九府所產不同故作圓法用金錢貨帛以均通之此說於理頗近不然則九府不過自為掌財之一司耳亦不足容異說也予又得師古所作賢良策問有云九府之名欲知其九意師古亦自疑其未安因策賢良故以此詢之潛未見所答云何漢鹽鐵論云文學曰以心計策國用構諸侯參以酒權咸陽孔僅增以鹽鐵江充等各以鋒銳通利未之事析秋毫可謂無閉矣非特管仲設九府徼山海也詳此則九府非周官又一證

類注引孔子曰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孝經援神契之言也

義何休公羊傳序引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孝經

亦決之言也正善漢儒以緯書孔子所作原注康成注中庸亦引孔子曰吾志

亦行在孝經 祖述堯舜章注 何云緯書中固亦有孔子之緒焉余云聖人緒言存於緯書者甚多如典禮逸文律歷積算尤可取時以

妖妄之

集證文心雕龍正緯篇有命自天 通稱符識而八十一篇皆託於孔子則是堯造綠圖 昌制丹書其偽三矣又曰沛獻集緯以

通經曹褒據識以定禮 乖道謬典亦已甚矣是以桓譚疾其虛偽 尹敏戲其珠瑕 張衡發於僻謬 荀悅明其詭誕 按集緯以釋經 康成為甚 歐陽公所 欲刪之而未果者也

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漢諸侯子入宿衛齊王之弟章是也漢高五王

傳入京師受業楚王之子郢客是也楚元王 其制猶古

奄止於上士抑其權也唐太宗詔內侍省不立三品官不任以事

唐書宦者傳序然內侍並列于六省開奄尹與政之階與周典統於冢

宰異矣

集證東萊呂氏曰內小臣奄上士四人奄位極於上士先王防患 帝改內侍省為長秋監置令一人少令一人丞二人並用十人餘 用宦者領掖庭宮闈奚官三署亦參用士人唐武德初改為內侍

通典職官門隋內侍省領內侍內常侍等官煬

省皆用
宦者

八則禮俗以馭其民呂微仲謂庶民可參之以俗士以上專用禮
此說非也大傳百志成故禮俗刑呂成公謂禮俗不可分為兩
事制而用之謂之禮習而安之謂之俗若禮自禮俗自俗不可
謂之禮俗

集證龜山楊氏曰五方之民風氣異宜其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
之節文故禮與俗不可離而為二也王氏應龍曰鄉
俗之禮不同苟無害於義者因而節文之故曰禮俗

之膳服雖不會膳夫酒而九式有羞服之式太家宰所均節也

侍王之膳服不過以關市之賦府則其用簡矣說本東萊全云
唐人誤會世子不會

承乾之僭越吾故
非能知周禮者

山楊氏曰周官九賦各有所待而太宰又以九式節之雖
主不得踰所謂王及后世子不會者實無待於會也世儒

會不可以法影制之非正論矣東萊呂氏曰大府關
賦待王之膳服則膳服雖不會要不出關市之賦而已

不言財司馬掌政不言兵鄉遂九畿兵財在其中井田

建足食足兵之本也周官之法不行無善教善政於是憂財

足畏莫狄矣至云古人原不言理財本常賦而範以定式故也大學言生財
以賦式之禮壞也古人原不言治兵農即兵也論語言足兵孟子

冒制挺以撻秦楚之堅
甲利兵以軍禮壞也

先有軍制無田制遂有田制無軍制原注疏云鄭
注互見其義

集證地官遂人疏小司徒會萬民之卒伍注云鄉之田制與遂同
但彼鄉中唯見出軍無田制此遂人唯見田制無出軍法故

鄭彼注云鄉之制與遂同此遂之軍法追晉
起役如彼六鄉互見其義明彼此皆有也

大司徒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匠人建國畫參諸日中之景夜考

之極星詩定之方中傳云度日出日入以知東西南視定北準

極以正南北愚按晏子春秋景公新成柏寢之室今本
作臺使師開

鼓琴師開左撫宮右彈商曰室又東方之聲薄西方之聲揚公

名大匠曰室何為夕大匠曰立室以宮矩為之於是名司空曰

立宮以城矩為之明日晏子朝公曰先君太公立宮今本何為

夕對曰古之立國南望南斗北戴樞星彼安有朝夕哉而以今

之夕者周之建國國之西方以尊周也公曰古之臣乎晏子春秋雜下

樞星即極星也公劉居豳既景迺岡然則尚矣全云古人無葬經而有宅經此說最為不易詳見

胡仲子集

集證按夕有西義司儀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疏朝謂日出時為正鄉西是也又有邪義呂氏春秋明理篇是正坐于夕室也其所謂正乃不正矣高誘注言其室邪不正徒正其坐是也

蔡邕明堂論曰王居明堂之禮南門稱門西門稱闈故周官有門

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然則師

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明堂論朱子大學章句序王

宮有學蓋謂此魯孝公之為公子嘗入京師為國子人稱其孝

宣天命之導訓諸侯他書言國子者唯周語焉全云魯孝公下另見一條舊本誤屬上文

集證南遷柯氏曰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保氏養國子以道皆居虎門之左其制何如王制曰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書

大傳曰王子八歲而出就外舍束髮而入大學公卿之世子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始入小學十八入大學蓋虎門者天子路寢

之門師氏德行大學之教也保氏儀範小學之教也由是觀之則公宮之心有大小二學可知矣然則在郊之大學王子不入乎曰

周制大學在郊者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其師即大司樂也鄉遂都鄙賓興之俊士天下侯國歲貢天子之造士國子及倅諸子

教成材者皆學於此焉但王子之學則在公宮之左泮大學有時而與國子齒此記所以有將君我而與我齒讓者欲其知父子君

臣長幼之義也按蔡邕明堂論謂師氏守王門保氏守王闈據地官師氏居虎門之左保氏使其屬守王闈而言不知師氏保氏

皆居虎門保氏職不言者文略也虎門路寢之門闈宮中之卷門

師氏三德朱子曰至德以為道本明道先生以之敏德以為行本

司馬溫公以之孝德以知逆惡趙無愧何云名君錫洛陽人徐仲車名積山陽人

之徒以之閻云趙無愧名君錫洛陽人事父長規至孝絕類徐仲車歷官神宗哲宗朝見宋史列傳第四十六

牧誓顧命皆言師氏雲漢之傳曰年穀不登則師氏弛其兵文王

世子大司成注以為師氏而樞維師氏以刺匪其人九兩師以

賢得民注謂諸侯師氏言賢者以身教也后妃亦有之葛覃云

言告師氏

保氏九數鄭司農云今有重差夕桀繼序按夕桀乃互桀之誤句股保氏注釋文夕

音的此二字非鄭注保氏釋文愚按少儀正義引鄭司農云今有重

差句股馬融于寶等更云今有夕桀各為二篇未知所出少儀正義

而夕桀二字後人附益非鄭注信矣

集證保氏疏重差夕桀句股此漢法增之馬氏注以為今有重差夕桀夕桀夕桀亦是算術之名與鄭異按今九章以句股替旁要

旁要句股之類也少儀正義鄭司農指漢時云今世於九數之內有重差句股二篇其重差即與舊數差分一也去舊數旁要

而以句股替之為漢之九數即今之九章也劉徽九章算經序九數有重差之名原其指趣乃所以施於此凡望極高測絕深而

兼知其遠者必用重差句股則必以重差為率輒造重差并為注解以究古人之意綴於句股之下按據劉徽序則重差乃句股

之變與差分之御貴賤稟稅自別禮記正義謂重差即與舊數差分一也恐非

劉徽九章算經序云包犧氏始畫八卦作九九之術以合六爻

之變黃帝建曆紀協律呂隸首作數周公制禮有九數九數之

流則九章是矣漢張蒼耿壽昌皆善算因舊文刪補故校其目

與古或異而所論多近語

集證隋志九章算術十卷九九算術二卷九九重差圖一卷劉徽漢書張蒼傳蒼善算律歷定章程食貨志耿壽昌習

於商功分銖之事按永樂大典本九章算術九卷漢張蒼刪補校正而後人又有所附益也晉劉徽唐李淳風皆為之註

里宰以歲時合耦于耒注云耒耨者里宰治處也若今街彈之室於

此合耦使相佐助疏謂漢時在街置室檢彈一里之民

集證按街彈之制周初已然逸周書大聚解云飲食相約與彈相與游墮相糾是彈此街彈之始也漢酸棗令劉熊碑云愍念丞民勞苦不均為作正彈造設門更蓋倣周制

金石錄有中平二年正月都鄉正街彈碑在昆陽城中趙明誠失於攷禮注而鄒氏注水經洪氏隸釋皆以街為衛又誤矣漢食貨志言古制云春將出民里胥平且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里胥之塾其即里宰所謂勸者歟

集證水經注平氏縣城內有南陽都鄉正街彈勸碑金石錄都鄉正街彈碑在汝州界故昆陽城中文字磨滅不可考究其歲月略可見蓋中平二年正月而其額題都鄉正街彈碑莫知其為何碑也隸釋水經魯陽縣有南陽都正街為碑平氏縣有南陽都鄉正街彈勸碑此則其一也趙氏誤認衛為街遂云莫曉其為何碑按詳此則趙明誠失於考周禮注而洪景伯蓋承鄒元之誤也

庖人注青州之懈胥

原注釋文胥息徐反劉音素字林先於反蟹醬也至云周結醬是也亦見說文至今吾鄉尚有山名結均齋則以天台者為貴一物皆浙東也故**集韻**懈醢四夜切原注當從集韻

集證說文肉部胥下云胥蟹醢也从肉疋聲相居切按據此則當從釋文息徐反

邊人注鱮者析乾之出東海陸廣微吳地記云闔閭思海魚而難於生致治生魚鹽漬而日乾之故名為齋原注讀如想

集證唐志陸廣微吳地記一卷吳地記闔閭入海會風浪糧絕見金色魚通而來取食之及歸思海中所食魚所司云暴乾矣索食之甚美因善美下魚齋字

管子地員篇九州之士為九十物每土有常而物有次羣土之長是唯五粟次曰五沃次曰五位次曰五蔭次曰五壤次曰五浮凡上土三十物種十二物中土曰五忒次曰五纒次曰五監次曰五剽次曰五沙次曰五塌凡中土三十物種十二物下土曰

五猶次曰五壯次曰五殖次曰五穀次曰五鳥次曰五築凡下

土三十物種十二物凡土物九十其種三十六管子地員篇按大司

徒以土會之濃辨五地之物生以土宜之濃辨十二壤之物而

知其種此篇亦古制之存者河圖全云漢時所傳河圖皆係方輿之書宋人始撰為五行生成之用謂

東南神州曰晨土淮南地形訓晨作農正南邛州曰深土初學記邛作迎陸

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并州曰开土初學記开作拾正中冀州曰

白土陸形訓白作中西北桂州曰肥土陸形訓桂作台北方玄州曰成土陸形訓元作齊

北咸州曰隱土陸形訓咸作薄正東揚州曰信土初學記揚作陽陸形訓作陽信作申按

凡草土之道各有穀造或高或下各有草土葉下於鬱鬱

於蕭蕭下於薜薜下於萑萑下於茅凡彼草物有十一表注原

於蕭蕭下於薜薜下於萑萑下於茅凡彼草物有十一表注原

度地之濃景一寸地差千里二分地差百里王畿千里以寸

為法五等諸侯之地以分為法尺有五寸者一萬五千里之景

也天地相去三萬里天司徒正義嘗攷隋唐志宋元嘉十九年測於

交州何承天謂六百里差一寸後魏永平元年測於洛陽信都

芳謂二百五十里差一寸隋天文志暑影然宋之於陽城魏之於金陵

皆險度未可據也唐開元十二年植表浚儀大率五百二十六

里二百七十步差二寸餘遂以舊說千里一寸為安唐天文志原注王朴曰

陽城乃在洛之東偏開元得浚儀之岳臺應南北該居地之中五代史司天考司馬公曰景圖云日行黃道每

歲有差地中當隨而轉移故周在洛邑漢在潁川陽城唐在汴

水

州浚儀滴水李氏云周於陽城測景說者謂地形西北高東南下極星在北斗亦在北極星乃天之中也天之中則地之中

集證元郭守敬行狀先測得南海北極出地一十五度夏至景在表南長一尺一寸六分晝五十四刻夜四十六刻衡岳北極

出地二十五度夏至日在表端無景晝五十六刻夜四十四刻

臺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夏至景長一尺四寸八分晝六十四刻夜四十四刻

四刻和北極出地四十五度夏至景長三尺二寸四分晝六十四刻夜三十六刻鐵勒北極出地五十五度夏至景長五尺一分

晝七十七刻夜三十二刻北海北極出地六十五度夏至景長六尺七寸八分晝八十二刻夜一十八刻

三度少北極出地四十二度強益都北極出地三十七度少

登州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高麗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西京北極出地四十四度少太原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強成都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強興元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強東平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強西涼州北極出地四十四度強南京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強太強陽

城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強揚州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半雷州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強

十度太瓊州北極出地十九度太

臆說

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與武成孟子之言不合子產曰列國一同蓋

子亦曰魯方百里明堂位乃云魯方七百里或謂周官明堂位

兼附庸而言鄭注明堂位云上公之封地方五百里如魯以四等之

之得七百里孔穎達唐仲友陳用之諸人皆主是說職方氏疏云無功縱是公爵惟守百里

地謂若虞公虢公舊是殷之公至周仍守百里國以無功故也

職方愚按左氏傳虞仲太王之昭也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皆

周所封謂舊是殷之公誤矣全云殷之公當是虞公夏公虢字乃夏字之譌虞公固非虞仲之虞也

歲終正治而致事注上其計簿疏云漢時考吏謂之計吏天司徒注疏

今按說苑晏子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明年上計景公迎

而賀之說苑政理篇韓子外儲說西門豹為鄴令居期年上計君收

其璽韓非外儲說左下新序魏文侯東陽上計錢布十倍新序雜事二史記

秦昭王召王稽拜為河東守三歲不上計史記范然則春秋戰

國時已有上計非始于漢

集證呂氏春秋知度篇趙襄子之時以任登為中牟令上計言於襄子云云按襄子名無恤見左傳哀公二十年

朱文公曰讀曹公杜牧孫子見其所論車乘人數諸儒皆所未言

唯蔡季通每論此事以考周禮軍制皆合文公語愚按孫子作戰

篇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曹公注馳車輕

車也杜牧注輕車戰車也古者車戰革車輜車重車也載器械

勿貨衣裝司馬法曰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

五人故二乘兼一百人為一隊舉十萬之眾革車千乘校其

費用支計則百萬之眾皆可知也孫子作戰篇注左氏傳乙卯楚師軍

於邲丙辰楚重至於邲宣二年呂成公謂凡戰兵車在前輜重常在兵

車之後楚重次日乃至後一日故無鈔擊之患何云輜重雖在兵車之後然不相離也邲

之役車馳卒奔以乘晉軍故昏軍于邲及明而重車乃至謂必後一日者非也去

大軍稍遠則鈔擊彌易矣全云輜重有隨車而行者有相繼接應者亦不可泥唐

說齋名與政字仲友云儒者謂甸出七十五人不知實出百人其七十

五人戰車也其二十五人重車也

集證唐藝文志魏武帝注孫子三卷杜牧注孫子三卷按唐說齋撰有六經解百五十卷今佚詳第十一卷

古者步百為畝古之百畝為今四十一畝一百六十步古之二井

為今三百七十五畝四十一畝以九乘之得畝三百六十九又一百四十步而一得六共三百七十五畝也是從漢制中畝算法賈儼曰小畝步百周之制也中畝

二百四十漢之制也大畝三百六十齊之制也今所用者滅之

中畝玉海食貨門鹽鐵論御史曰古者制田百步為畝先帝哀憐百

姓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畝鹽鐵論未通篇通典謂商鞅佐秦以為地

利不盡更以二百四十步為畝通典食貨門一說不同何云意者鞅但行之西陲漢乃

遍于天下

集證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

程子曰古之百畝止當今之四十畝今之百畝當古之二百五十畝

禹貢之田九等為掩別楚地亦九等左傳襄二十五年孟子王制為五等而

周官止三等解者謂大司徒不易一易再易三等都鄙之制也

小司徒上中下地三等六鄉之制也遂人上中下地三等有萊

者六遂之制也大司馬上中下地三等諸侯之制也大小司徒遂人

已於各職言之

集證左傳襄二十五年正義賈逵以為賦稅差品山林之地九夫

陵九夫為辨七辨而當一井藪澤之地九夫為鳩八鳩而當一井京

九夫為數五數而當一井偃豬九夫為規四規而當一井原防九

夫為町三町而當一井隰皇九夫為牧二牧而當一井衍沃九夫

為井王制正義賈逵異義所云通山林較澤九等而言之鄭注

小司徒井衍沃牧隰皇者據衍沃平地而言之所以不同賈與

馬氏曰如大司徒遂人之說則是田肥者少授之田瘠者多授之

如小司徒之說則口衆者授之肥田口少者授之瘠田如王制孟

子之說則一夫定以百畝為率而良農食多惰農食少三者不同

遂人治野乃鄉遂公邑之制匠人溝洫乃采地之制鄭康成云周

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

稅夫考工記匠人注朱文公亦云溝洫以千為數井田以九為數井田

溝洫決不可合而永嘉諸儒全云薛良齋陳止齋輩欲混為一康成注分為

二是也類語愚按李泰伯平土書云周畿內及諸侯一用貢法載

江集蓋泰伯已與康成異矣非始於永嘉諸儒也劉氏全云劉

中安定弟子

中義以匠人溝洫求合乎遂人治野之制謂遂人言積數

匠人言方法然周禮考工各為一書易氏謂匠人前代之制

集證諸經皆有中義 謹按周禮義疏云先儒謂遂人匠人之法不同者蓋以遂人百夫有洫而匠人成閭謂之洫乃九百夫之地而九千夫有澮而匠人同閭謂之澮乃九萬夫之地也夫澮之澮而九千夫有澮者即環於三十三里外之川也同閭之澮積數雖多而其寔即千夫之法寔一永嘉諸儒之說未盡非也又云夫開有遂井開有溝以其在外者言之也成閭有洫同閭有澮以在內者言之也曰各載其名則知達川者非止一澮矣推之溝洫皆然即此可為遂匠人之同法之證

乃乎溝洫濬畎澮距川遂人五溝五涂之制因于古也以水

者豐稻人掌之以水佐守者固司險掌之自鄉遂之法弛

子產作封洫而伍田疇 為田洫而喪田者以為怨子產作封洫而伍田疇

以為謗襄三 晉欲使齊盡東其祿而戎車是利成二十 甚而兩周

東西之流東周策東周欲為 至商鞅決裂阡陌漢地理志 呂政決

通川防史記六國表始皇元 古制蕩然矣古者內為田廬外為溝

洫在易之師禹兵於農伏險於順取下坎上坤之象溝洫之成

自禹至周非一人之力溝洫之壞自周衰至秦非一日之積先

儒謂井田壞而戎馬入中國如入無人之境悲夫自溝洫廢而長城

人耦牛耦鄭氏注合耦並言之疏謂周時未有牛耦耕至漢趙過

始教民牛耕地官里宰注疏 今考山海經后稷之孫叔均始作牛耕內海

周益公名必大 云孔子有犁牛之言皇侃論語義疏犁耕犁也釋

字子充 女犁又力兮反耕犁之牛益

周禮地官五畜集證卷四上

七

此公本冉耕亦字伯牛賈誼書新序載鄒穆公曰百姓飽牛而耕
賈誼春秋篇作飽牛新序刺奢篇作飽牛月令季冬出土牛示農耕早晚何待趙過過

特教人耦犂費省而功倍爾

集證漢書食貨志趙過用耦犂二牛三人一歲之政常過縹田晦

民要術考廣韻十二齊下云犂田器山海經曰后稷之孫叔均所傳說文牛部犂作犂云耕也又犂字下云兩壁耕也一曰覆耕種也二字皆從牛是耕之用牛其來已古趙過特於牛耕之中變通古法而利其用非謂自過始也又按史記弟子列傳司馬耕字子牛亦一證

鹽鹵引池而化全云鹽鹵宋時謂之鹽散鹽宋時謂之末鹽或黃海或黃井而

穆天子傳至于鹽穆天子傳六晉郤瑕氏之地左傳成六年而猗頓用是

起者也更貨散鹽者水而成夏書青州之貢禹職方幽州之利

齊之渠展管子轉重甲篇燕之遼東漢地理志遼東郡而宿沙初作者也氏

形鹽掘地以出之周公閱所云鹽虎形也左傳僖三十年飴鹽於戎

以取之伊尹所云和之美者大夏之鹽也呂春秋後周四鹽之

政倣此

集證山海北山經景山南望鹽販之澤郭景純曰即解縣鹽池也

鹽池今在河東解縣左傳成六年郤瑕氏之地沃饒而近鹽注

倚氏縣鹽池是也正義曰鹽雖鹽惟此池之鹽獨名為鹽管子

輕重甲篇齊有渠展之鹽請君伐菹薪煮水為鹽注渠展齊地

漢地理志遼東郡平郭鹽官說文古宿沙初作者海為鹽河東

鹽池袤五十一里廣七里周百十六里周禮散鹽是也左傳僖

三十年形鹽注鹽形象虎鹽人注形鹽即印鹽積齒所結形如虎

也呂氏春秋孝行覽本味篇伊尹對湯曰和之美者陽樸之薑

招搖之桂越略之菌鱧鮪之醢大夏之鹽注大夏澤名隋書食

貨志後周掌四鹽之政令一曰散鹽者海以成之二曰鹽鹽

引池以化之三曰形鹽掘地以出之四曰飴鹽於戎以取之

古者川澤之饒與民共之自海王之篇祈望之守作俑于齊至

漢三十倍於古董仲舒攷之漢志鹽官三十有五全云隋書祇載河

池隆山巴東金山蜀四池餘不見唐有鹽之縣一百五本朝鹽所出者十二路為池

二全云即解州之二池而西夏鹽州四池靈為監七為場二十二全云實止

合六倉言之二池不與焉契丹亦有鹽池為井六百有九全云據會要作井七百五十五法益詳而利無遺

矣

集證玉海百八十一漢地理志自河東至蒼梧凡郡二十五有鹽

縣九又云唐地理志凡天不有鹽之縣一百五關內自富平至長澤

鹽城縣二江南自嘉興至彭水縣十二劍南自彭州蒲江至江安

鹽七場二十九嶺南自東筦至義倫縣六並有鹽又云國朝鹽池二

鹽鑿井取之又次崖鹽生土崖之閒者

物喪志召公以為戒凡式夏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恐非周公

之典無逸曰惟正之供

外府注泉始蓋一品周景王鑄大泉而有二品外府注韋昭注周語

曰單穆公云古者有母平子子權母而行然則二品之來古而

然矣周語注

集證韋昭周語注單穆公云古者有母平子子權母而行重曰母

子平而行之然則二品之來古而然矣鄭君云錢始一品至景王有二品省之不熟耳

古者以射御為藝孔子曰執射乎執御乎詩曰叔善射忌又良御

忌四黃既駕兩駮不猗御之善也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射之善

也學射者多矣造父之師秦豆氏列子湯尹需之習秋駕管春

皆學御者也說苑謂御者使人恭射者使人端說苑說叢篇

射者使人恭亦正心脩身之法閻云朱子言六藝之射當路見鄉射大射篇

鄭司農註五馭曰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惟漢時猶流傳此名目恐後并名亦不能詳惜哉

集證 列子湯問篇造父之師曰泰豆氏造父之始從御也執禮甚

學御三年而不得焉苦痛之夜夢受秋駕於其師注

秋駕御法也

呂氏春秋博志篇尹儒

校訂困學紀聞集證卷之四上

校訂困學紀聞集證卷之四下

浚儀 王應麟 伯厚 澠邱開氏 謝山全氏 易田程氏 義門何氏 樸山方氏 蔚亭萬氏 四明屠繼序校補

周禮

貨賄用璽節注今之印章也司市注云如今斗檢封職金云揭而

璽之左傳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襄二十九年戰國策欲

璽者段干子也魏蔡邕獨斷云古者尊卑共用之衛宏云秦以

來天子為璽又獨以玉為之臣下莫敢用唐又改璽為寶唐書

元宗紀 原注五代史臣曰國以玉璽為傳授神器遂古無聞運斗樞曰舜為天子黃龍負璽世本曰魯昭公始作璽 五代史論 何云季武子使公冶問在襄公二十九年而謂昭公始作璽可乎

集證 唐書元宗紀開元六年十一月乙巳改傳國璽曰寶 玉海

負圖出置舜前黃金柙白玉檢黃金繩黃芝泥章曰黃帝符璽

司門正其貨賄正者禁其淫侈而歸于正也注讀為征非是

集證王昭禹周禮詳解正其貨賄而後無者有利者阜

迹人春秋末宋猶有是官左氏哀十四年傳迹人來告曰逢澤有

介麋焉左傳釋文麋九倫反獐也本又作麋亡悲反

司祿闕孟子云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趙氏注今周禮司

祿之官無其職是諸侯皆去之故不復存簡云欲以此補集註謂以經解經

稿人注今司徒府中有百官朝會之殿稿人後漢蔡邕集所載百

官會府公殿下者也蔡邕集古天子之堂未名曰殿說苑魏文侯

御廩災素服辟正殿五日反質篇莊子說劍云入殿門不起說劍篇

蓋戰國始有是名燕禮注當東霑者人君為殿屋也疏謂漢

殿屋四向流水舉漢以況周燕禮注疏然漢黃霸傳先上殿注謂

相所坐屋古者屋之高嚴通呼為殿不必宮中也

集證葉大慶攷古質疑通鑑外紀晉平公布蒺藜于殿下師曠

足曰五鼎之具不當烹藜藿人主堂殿不當生蒺藜又

公怒存罪者縛至置殿下說苑齊大旱晏子曰君誠避宮殿

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又云晉平公為馳逐之車立

殿下家語楚王將遊荆臺司馬期諫王怒之令尹子西賀平

又齊有一足鳥下止于殿前景公使謂孔子孔子曰此鳥

水祥也史記楚莊王欲以棺梓葬馬偃孟人殿門仰天大

五將篇太公曰凡國有難君避正殿命將曰社稷安危一

殿之名其來也遠矣按詳此則春秋前已有殿名固不始

國也至秦併天下殿屋相屬又作甘泉前殿遂定為天子之制

大宗伯疏星備云五星初起牽牛歲星一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

二歲而周天熒惑日行三十三分度之一三十三歲而周天鎮

星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二十八歲而周天太白日行八分度

之一八歲而周天辰星日行一度一歲而周天馮相氏疏星備

云明王在上則日月五星皆乘黃道保章氏疏星備云五星更

王相休廢其色不同王則光芒相則內實休則光芒無角不動
搖廢則少光色順四時其國皆當也星備之書僅見於此隋唐
志皆不著錄

集證按隋志五行家有易三備三卷鄭樵曰上備言天
文中備卜筮下備地理疑星備即上備中子目也

周五禮之別三十有六禮五賓禮八軍禮五嘉禮六唐五禮之儀一

百五十有一天唐開元禮唐志云自梁以來始以當時所行傳於周

官五禮之名各立一家之學唐書禮志

集證唐禮志太宗時房元齡等因隋禮增為吉禮六十一篇賓禮
四篇軍禮二十篇嘉禮四十二篇凶禮十一篇是為貞觀禮
高宗又詔長孫无忌等增之為一百三十卷是為顯慶禮元宗又
詔徐堅等撰述唐禮歷年未就蕭嵩奏起居舍人王仲邱撰定為
一百五十卷是為大唐開元禮由是唐之五禮之
文始備而後世用之雖時小有損益不能過也

九磬之舞注云當為大磬愚謂九磬之名尚矣不必改字說苑孔

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亦

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趣驅之韶樂方作孔子至彼聞韶

三月不知肉味說苑修文篇齊景公作徵招角招蓋舜樂之存者劉

原父云九招者九名予識其三焉祈徵角之謂也公是先生山

海經夏后開得九辯九歌以下始歌九招於大穆之野山海經

帝王世紀啓升后十年舞九韶引見御覽八十二原注竹書曰百

狩舞九韶于大穆之野史記禹乃興九招之樂索隱曰即舜樂簫韶九成

五帝紀索隱艾軒謂勸之以九歌即九招之樂呂氏春秋帝嚳命咸

黑作為舞閩云校舞字宜衍聲歌九招六列六英帝舜令質脩九招六列

六英以明帝德仲夏紀古樂篇然則九招作於帝嚳之時舜脩而用之

原注秦唯韶武二樂存○宋書樂志閩云後漢孔僖傳章帝幸闕里祠孔子作六代之樂疑此時安得備此樂蓋秦得天下惟餘韶武耳後讀玉海載劉子文武篇

漢祖海內大定以文止戈召鄒魯儒生而制禮儀脩六代之樂朝諸侯于成陽則闕里所作樂其漢祖之所遺歟抑出於夸飾而史家沿之也。何云按此說不足信當据漢志

集證 莊子至樂篇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於廟奏九
九歌又云啓赫賓商九辯九歌按山海經云歌九韶於大穆之野
卽其事也沈約宋書樂志周存六代之樂至秦唯餘韶武而已
始周舞曰五行漢高改韶舞曰文始以示相襲也

班固律麻志述劉歆之言以律爲下生呂爲上生漢律鄭康成以

黃鍾三律爲下生以蕤賓三律爲上生春官大司馬法梁武帝鍾律

謂班固夾鍾中呂過於無調鄭康成有升陽而無降陽

用之陳太常祥道字禮書謂自子午以左皆上生子午以右皆下
用之荆公弟子禮書謂自子午以左皆上生子午以右皆下

生以鄭說爲是禮書張文饒翼元曰十二月之律以候月六

十日之律以候日月律當一下一上依次而生日律當用雜

重上生司馬遷漢律劉歆之法月律也呂不韋晉律淮南

京房續漢律之法日律也晉志取司馬而非淮南梁武是京

房而非班固皆非通論張行成翼元繼序按鄭氏太師注蕤賓重上

書同班氏志律麻一下一上蕤賓不重上生與太史公劉歆同兩說判然明刻周
禮乃据班志改鄭注誤也又按晉志取馬班不取淮南京鄭南朱蔡季通律口新
書亦然朱子極服新書而于蕤賓生大呂
獨從呂覽淮南發明大陰陽小陰陽之義

集證晉書律麻志淮南京鄭諸儒言律呂皆上下相生蕤賓又重
生之寸數及分皆倍焉餘則並同隋書律歷志梁武帝作鍾律
緯論前代得失略云按律呂京馬鄭蔡至蕤賓並上生大呂而班
固志至蕤賓仍以次下生求聲索寔班義爲乖宋志陳祥道禮
書一百五十卷至海三十六張行成撰有通變經世述衍翼元
通靈等
凡七書

**大十三兆其頌皆千有二百夏后鑄鼎繇曰逢逢白雲二南一北
一西一東九鼎既成遷于三國**墨子耕性篇懿氏占曰鳳凰于飛和

鳴鏘鏘有鳩之後將育于姜左傳莊十二年成季卜曰聞于兩社為

公室輔閔二年驪姬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瑜一薰一蕕十年尚猶

有臭莊二十八年衛侯繇曰如魚窺尾衡流而方羊裔焉義公十年漢

文兆曰大橫庚庚余為天王夏啓以光史記漢文紀皆龜繇也閔云

齊世家西伯卜曰所獲非龍非虵非虎非熊所獲霸王之輔晉語史蘇卜曰挾以街骨齒牙為猾戎夏交梓漢元后傳晉史卜曰陰為陽雄士火相乘故有沙麓崩

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女主興襄十年孫文子卜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

京九年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于商方樸山云愚按高馬二字當連下大

國為句集證墨子耕柱篇夏后開使蜚廉採金于山川而陶鑄之于昆吾

南一北一西一東九鼎既成遷于三國按此條本

卜師四兆鄭氏鏐以理推之謂方兆占四方之事也漢武帝發易

占知神馬從西北來史記大宛傳功兆占立功之事也楚司馬子魚

十戰令龜左傳昭十七年義兆占行義之事也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

昭十二年弓兆有射意後世有覆射之法漢東方朔傳上嘗使諸數家

澤熙中進周禮全解與金華鄭剛中集證宋志鄭鏐周禮解義二十二卷通考三山鄭鏐剛中撰周

禮解義中與藝文志周禮一書說者僅一二家又多舛或

皮明經古學者宗其書龜人六龜易十朋之龜原注爾雅十龜孔疏唐六典辨龜九類五

色依四時用之

集證按爾雅釋魚云龜俯者靈仰者謝前奔諸果後奔諸儼左倪

云一神龜二靈龜三攝龜四寶龜五文龜六筮龜七山龜八澤龜

九水龜十火龜虞翻馬融鄭康成皆引之以釋周禮龜人六龜又

之龜鄭氏鏐曰戴記青黑綠天子之寶龜也公羊傳龜青純何

休以為龜甲頰青也于載之龜青頰然則六龜之色蓋亦視其頰

而已曰俯仰左右者以其首言之曰前後者以

其甲言之曰元黃青赤白黑者以其頰言之

列子夢有六候與占夢同噩作噩周穆東坡曰高宗言夢文王武王言夢孔子亦言夢其情性治其夢不亂西山曰正夢不緣感而得餘皆感也

集證列子周穆王篇夢有六候矣謂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

不祝九祭九曰共祭注云共猶授也王祭食宰夫授祭孝經說曰

共綏執授疏云孝經說孝經緯文共綏執授謂將綏祭之時共

此綏祭以授尸天祝注愚謂疏謂綏祭非也後漢禮儀志注孝經

援神契曰尊三老者父象也謁者奉几安車輓輪供綏執授宋

均曰供綏三老就車天子親執綏授之禮儀志永平二年養老

詔亦有安車輓輪供綏執授之語蓋取孝經緯明紀法引孝經緯

集證按白虎通鄉射篇云尊三老父象也謁者奉几杖授安車輓

禮注云車尸之禮始於綏祭綏當為禮孝經緯共綏執授之綏讀如字疏謂綏祭非也厚齋此等大

晉農注肅操但俯下手今時擡是也天祝項氏安世云古之拜如

今之揖折腰而已介冑之士不拜故以肅為禮以其不可折腰

也其儀特斂手向身微作曲勢此正今時婦人揖禮也漢時婦

人之拜不過如此周云劉向釋名云拜于婦人為扶自袖扶而上下也可證

禮自不至手首至手則書所謂拜手或謂自唐武氏始尊婦人不令拜伏

誤矣周天元令婦人拜天臺作男子拜則雖虜俗婦人亦不作

男子拜也內則尚右手者言斂手右向非若今用手按膝作跪

也男之尚左亦然以上項氏家說原注今考太祖問趙普拜禮何以男

對曰古詩長跪問故夫婦人亦跪也唐武后時婦人始拜而不跪普問所出對

曰唐張建章渤海記備言之專具宋史王貽孫傳○閩云朱子辨樂府只

說長跪問故夫不曾說伏拜引者亦非又朱子曰古者婦人

首飾盛多如副笄六珈之類自難以俯伏地上此解為正確

集證

天祝疏按儀禮鄉飲酒賓客入門有擡入門之法推手曰揖
正義曰說文云擡舉手下也其勢如今揖之小別晉宋儀注貴
人待賤人賤人拜貴人擡愛日齋叢抄太祖嘗問趙中令禮何
以男子跪拜而婦人不跪趙不能對徧訊禮官皆無知者王貽孫
為言古詩長跪問故夫即婦人亦跪也唐太后朝婦人始拜而
跪趙問所出因以太和中幽州從事張建章渤海國記所載為證
大重之事具國史王貽孫傳及他雜說葉氏燕語正舉此且云天
聖初明肅太后垂簾欲被袞冕親祠南郊大臣爭莫能得薛簡肅
公問即服袞冕陛下當為男子拜乎議遂格禮九拜雖男子亦不
跪貽孫之言蓋陋矣簡肅亦不達幸其言偶中使當時有以貽孫
所陳窻啓者則亦無及矣汪聖錫端明作燕語証誤又云漢書周
昌傳呂后見昌為跪謝周宣帝詔命婦皆執笏其拜宗廟及天臺
皆免伏則其時婦人已不跪矣故時有是詔云始於則天非也明
肅乃謁太廟非郊也九拜有稽首頓首非皆不跪也不跪雖有
之蓋拜之輕者爾余觀歐公所為簡肅墓誌及湘山野錄皆云后
欲以袞冕謁太廟謂親祠南郊誠燕語之疑宜汪氏引宋子京謁
廟賦以證至程氏考古篇又因貽孫之說考其詳云按後周天元
靜帝大象二年詔曰縣命婦皆執笏其拜宗廟及天臺皆伏如
男子據此詔特令於廟跪則他拜不跪矣張建章所著武后時婦
拜始不跪豈至此始拜與廟朝跪禮而去之而紀之不詳耶周昌
諫高帝呂后見昌為跪戰國策蘇秦過洛其嫂蛇行匍匐四拜自

跪而謝隋志皇帝冊后后先拜後起則唐以前婦拜皆跪伏也又
朱文公語錄或問禮婦人吉拜雖君賜肅拜則古人於拜亦必跪
曰古有女子伏拜者乃太祖問范質之姪古者女子拜如何迷與
古樂府云長跪問故夫以為古婦女皆伏拜自則天欲為自尊之
計始不用伏拜看此說不然樂府只說長跪問故夫不曾說伏
拜古人坐地是跪一處云直身長跪若拜時亦只俯手如揖便是
肅拜故禮注云肅俯手也蓋婦人首飾盛多如副笄六珈之類自
難以俯伏地上大祝九拜肅拜但俯下手傳云介者不拜故肅使
者而已文公舉貽孫之對為范杲當別有據其論婦拜為詳矣觀
林玉露別記文公之說云古者男子拜兩膝齊屈如今之道拜是
也杜子春註周禮奇拜以為先屈一膝如今之雅拜即今拜也古
者婦女以肅拜為正謂兩膝齊跪手至地而頭不下也拜手亦然
南北史有樂府詩說婦人曰伸腰再拜跪問客今安否伸腰亦是
頭不下也以宣帝命婦相見皆跪如男子之儀不知婦人膝不
跪地變為今之拜者起於何時程泰之以為始於武后不知是否
而項氏家說則云鄭氏注周禮肅拜云若今婦人擡安世按古之
拜如今之揖折腰而已介冑之士不拜故以肅為禮以其不可折
腰也然則儀式特敘手向身微作曲勢爾鄭氏之所謂擡蓋如此
正今時婦人揖禮也據鄭氏說則婦人之拜不過如此或者乃謂
自唐武氏始尊婦人不令拜伏則妄誕之甚矣周元時台婦人
拜天臺作男子拜則雖夷俗婦人亦不作男子之拜也況古者男
子之拜但如今之揖則婦人之拜安得已如今之伏今之男子以

禮記卷之五

古男子之拜為揖故其拜也加之跪伏為稽顙之容今之婦人亦以古婦人之拜為揖故其拜也加之以奉曲作虛坐之勢視古已加不得謂之減矣禮所謂女拜尚右手者特言敘手向右手如孔子拱而尚右之尚非若今用手按膝作跪也男子之尚左亦然古跪自是一禮以拜與伏皆不相干此論尤詳於諸書疑跪拜之制後周始變唐初或因之武后乃復其舊然王建宮詞云射生宮女宿紅妝請得新弓各自張臨上馬時齊賜酒男兒跪拜謝君王劉前鋪設兩邊樓寒食宮人步打毬一半走來爭跪拜上棚先謝頭籌建太和中為陝州司馬豈武后以後婦拜猶跪禮特行於掖復齋漫錄謂後周制合宮人延拜為男子拜引建前一詩後唐宮詞無預後周故實也

眠履掌十輝之灋占日旁之氣也二鄭解其同者六其異者四大上掌三夢之灋其經運十其別九十謂占夢之正灋有十也運而九變十運而九十變注以經運為十輝先儒謂日之夢之變通其占不同不當改運為輝

集證眠履註鄭司農云鑑謂日旁氣四而反鄉如輝狀也

備讀如童子佩鐃之鑼謂日旁氣刺日也鑼是鐘類鑼亦如鑼也

大史正歲年以序事注中數曰歲朔數曰年天史中數三百

五日四分日之一朔數三百五十四日漢志閏所以正

朔也或謂周以建子為正而四時之事有用夏正建寅者用建

寅則謂之歲用建子則謂之年原注洪範正義從冬至及明年冬至為一歲

集證按鄭氏解歲字有兩說其注小宰正歲云正歲謂夏之正月

夏曰歲周曰年之說也其注大史正歲年以序事云中數曰歲朔數曰年蓋中氣一匝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此中數曰歲也朔者十二月朔如六六六小則三百五十四日為一年中數生於日之周天朔數生於日月之交會也賈疏以節氣為朔數非也

馮相氏致日致月注冬至日在牽牛景丈三尺夏至日在東井景尺五寸此長短之極春分日在婁秋分日在角而月弦於牽牛

東井馮相注左氏傳日月之行分同道也至相過也正義云春分

朔則日在婁望則月在角秋分朔在角望在婁婁角天之赤道

故晝夜等冬至朔則日在斗望則月在井夏至朔在井望在斗

斗井南北故晝夜長短極昭二十一年正義冬至古日在牽牛今在斗

鄭注與孔疏異法歲差也

集證按唐書天文志古者秋分日在角五度今在軫十二度冬

保章氏星土棊乙巳占論全云李淳風作十二次云北方之宿主吳越火于

之辰在周邦天度均列而分野殊別一次所主或亘萬里

州或於寰內不布一郡國語歲在鶉火有周之分野今豐鄆

秦宿而周分隸豫州理實難詳至如熒惑守心宋景禳其咎賈

沈為吳晉侯受其殃事驗時有相應李淳風賈公彥謂吳越在

南齊魯在東今歲星或北或西不依國地所在此受封之日

星所在之辰國屬焉故也保章氏或云十二次可言者一其

析木乎天經天及編引作陳傅良之言原注尾箕其維燕可以言

天文志余欲取以補鄭注之不逮

集證通志藝文略乙巳占十二卷秘閣郎李淳風撰潘邱劄

左氏內外傳者猶可類推也武王克商歲在鶉火故伶州鳩曰

董因曰晉人是居則實沉為晉分矣襄二十八年歲淫乎陽

於鳥尾周楚惡之則鶉尾為楚分矣昭十七年星見大辰

宋鄭之災曰宋大辰之虛也則大火為宋分矣獨其言有

星紀北而吳越南并鬼南而秦居西虛危在北齊表東海

西魯宅曲阜或以受封之始歲星所在為說然有絕而復

封日既異前星又豈可據乎夫春秋戰國地域變遷三

當何區秦拔西河魏當何屬周末東遷何故已直鶉火疎

何自而入韓分且中國幾何蠻夸戎狄豈日早所不臨哉

西北而晉不害越得歲而吳受其凶皆以所在言之也然

衛晉何以吉吳越同野吳何以凶衛既水屬何故宋鄭同火

竈先知之類頤之虛姜氏任氏實守其祀是又齊薛之分矣此皆不可曉者前哲要自有見也

十有二歲注歲星為陽右行於天太歲為陰左行於地十二歲五

小周保章氏注滴水云歲星在天歲陰在地天官書曰歲陰在攝

格歲星在星紀陰在寅歲陰在單闕歲星在立枵歲陰在攝

祐丁酉驗之多差近年尤甚歲星常先月餘近年以來常先

百二十餘日季滴水之說愚考大衍麻議曰歲星自商周迄

季率百二十餘年而超一次戰國後其行浸急至漢尚微

衰平閒餘勢乃盡更八十四年而超一次唐麻志大衍五星議三山時

陳賜字晉之謂如左氏之說則寅而在卯午而在亥史記天官書以次推之皆不

史記之說則寅而在丑辰而在亥史記天官書以次推之皆不

冢師春師春詳卷二謂歲星每歲而成一分積百四十四年而

數則為超辰之限按周禮疏從

集證賈疏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者此太歲也

辰為一百四十四分而侵一分則一百四十四年跳一辰又分

匝則總有一千七百二十八年十二跳辰而以此計之十二歲

小周謂一年移一辰故也千七百二十八年一大周十二跳

也太歲左行於地一與歲星跳辰年數同此則服虔注春秋龍

天門是也以歲星本在東方謂之龍以辰為天門故以歲星

為龍度天門也按歲星一歲移一辰十二年一小周故年

之歲然一歲移一辰又分前辰為一百四十四分而侵一分

四十四年而跳一辰則子年歲星超亥二百八十八年則子年

星超戌矣汲冢師春所謂積百四十四年而滿本數為超辰

之限是也宋志汲冢師春一卷師春純集疏左傳上策事

外史達書名鄭康成謂百白名今日字聘禮記引鄭論語注原注字

策不及百王文公云至云此引荆公字說文者奇偶剛柔雜比以相承如天地

之文故謂之文字者始於一而生於無窮如母之字子故謂之

字王荆公夾深謂至云此引漁仲象類書獨體為文合體為字主類為母

元以來

外折求年

盈虧數云

之不盈者

以百四十

五乘之以

百四十四

為法以法

得一色積

以蓋以歲

星百四十

四年行百

四十五次

也

錢云說文

厚倉韻之

初作書蓋
象形
其後形聲
之字字者
言聲乳而
多也著
於竹帛謂
之書書者
也

類為子。六書象形指事文也。會意諧聲轉注字也。假借者六
字也。何云叔重既曰說文又曰皆諧聲與五書同出五書尚義諧聲尚
聲說文形也以母統子。廣韻聲也以子該母。字書照學。書
學。通志六書中庸或問曰。司徒教民書居其一。外史述書名於
四方。大行人又九歲一諭焉。其制度之詳如此。秦以小篆隸書
為法而周制始改。書同文

集證。說文敘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
古今通論云倉頡造書形立謂之文聲具謂之字。李登云物相
雜故曰文。文相滋故曰字。顧憲人云春秋以上言文不言字
左傳於文止戈為武。故文反正為之。中庸書同文之類。
以文為字。始於史記秦始皇琅邪臺石刻曰書同文字。

鑄師注引春秋傳。賈將趨。今左傳作概。昭二年環人注引御下。擗
今作兩。宣十年職方氏注引國語。閔辛蠻矣。今作蠻。宣十年

集證。左傳昭二十年賈將擗。主人辭。春官鑄師注。夏官掌固注。
太公世家。作陪臣爭趨。宣十二年御下。兩馬。夏官環人注。引
御下。擗馬。按左傳釋文。徐邈云。兩或作擗。皆力掌反。周禮釋文。
音兩。又音亮。是兩擗字通也。鄭國語。蠻辛蠻矣。職方氏
注。引作閔辛蠻矣。按周禮釋文。閔漢書音義。服虔音近蠻。

司燿鄭司農引鄭子與論語。馬融引周書。月令同。原注。春取榆柳之火
冬取柞槐王劭曰。周官四時變火。以救時疾。火不數變。疾必興。

聖人作法。豈徒然也。晉時有以洛陽火度江者。代代事之相續。
不滅。火色變青。隋書王東漢禮儀志。日夏至浚井。改水。日冬至

鑽燧改火。禮儀志。桃印原注。改水。唯見
於此。至云管子幼官篇。亦有改水事。

集證。日知錄東晉初有王離妻李。將河南火渡江。云受於祖母。王
血。謂之聖火。按管子幼官篇云。時節飲於黃后之井。以保聖之
火。爨春飲於青后之井。以羽獸之火。爨夏飲於赤后之井。以毛獸
之火。爨秋飲於白后之井。以介蟲之火。爨冬飲於黑后之井。以鱗
蟲之火。爨又禁藏篇云。當春三月。鑽燧易火。行井易水。所以去

毒也然則杆
井蓋古法

水有疏導火有出納山林金錫之地皆為之厲禁時而用之先王

財成輔相之妙也鹽鐵論大夫曰五行東方木而丹章謂丹揚章

西方金而蜀隴有名材之林北方水而幽都有積沙之地此天

地所以均有無通萬物也鹽鐵論管子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

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管子地數篇唐六典天下水泉三億三萬三

千五百五十有九括地圖作

集證山海中山經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

廣雅釋山凡天下名山五千二百七十出銅之山四百

六十有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有九續漢郡國志注出銅之山

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按廣雅及續漢志注出銅之

漏刻之瀉晝夜百刻易氏放云十二時每時八刻二十分每刻八

十分王昭禹全云字光遠荆公弟子云寅申巳亥子午卯酉八時各八刻

戊丑未四時各九刻愚謂易氏之說與古法合

集證王達蠡海集百刻之說每刻分為六十分百刻共得六千

將八刻截作初正各四刻知將二十分零數分作初初正初初

各一十分也宋志王昭禹周禮詳解四十卷王與之曰周禮

司寤氏掌夜時注謂夜晚早若今申乙至戌疏云甲乙則早時

戊亥則晚時司寤氏注疏愚按衛宏漢舊儀中黃門持五夜甲乙

丁戊夜引見初學記刻漏事對注今謂之五更疏以戌為戌誤矣

集證王氏漢制考衛宏漢舊儀晝晝晝晝晝晝晝晝晝晝晝晝晝晝晝晝

五止官中衛宮城門擊刀斗傳五夜百官各徹直符行衛士周禮

擊木振唯呼備火按唐志衛宏漢舊儀四卷今存一卷補遺一

卷此
係闕

馬融以昏明為限鄭康成以日出入為限有五刻之差見書堯典正義夏官

蔡邕以星見為夜日入後三刻日出前三刻皆屬晝禮記月氏疏

鄭與蔡校一刻王伯照晉書晝夜長短以岳臺為定九服之也

與岳臺不同則易簡之日亦皆少差

集證玉海十二書目云紹興初太常博士王普撰官所刻漏圖卷并序言百刻分十二辰晝夜長短以岳臺為定九服之

職方氏漢樊毅修西嶽廟碑碑載集古錄及隸釋作識方氏史通云周書職

一方之言與周官無異

集證樊毅碑周禮識方氏寧謂之西嶽歐陽公曰識字字多非字如職作職職作識識作志漢時已不能識考況後世乎

兗州其浸盧周禮作盧此從漢地理志維注云當為雷雅字誤也職方顏師古

曰盧水在濟北盧縣漢地理志說文維水出琅邪箕屋山東入海

徐州浸夏書維濇其道永部維字正鄭讀非也

集證按今山東濟南府長清縣西有廢盧縣盧水所出也濇水出諸城縣西折而北至萊州府昌邑縣東北五十里入海

王有三朝一曰治朝在路門之外宰夫司士掌之二曰燕朝在路

門之內大僕掌之三曰外朝在臯門之內庫門之外朝士掌之

原注內朝一外朝一說本陳祥道云周禮云按此則蔡氏書傳外朝在路門外內朝在應門之內之說全非芳樸山云蔡氏謂內朝在應門之內誠如閻氏所駁若云外朝在路門外則不全非此治朝間亦稱外朝以對路寢庭朝故也

唐六典承天門古之外朝太極殿

古之中朝兩儀殿古之內朝

集證陳氏禮書天子庫門之外外朝也朝士掌之路門之外治朝也宰夫司士掌之路寢燕朝則太僕掌之文王世子公族朝

於內朝庶子掌之其在外朝司士掌之玉藻朝服以日視朝于內
朝退適路寢聽政則皆指諸侯而言也諸侯亦有路寢有外朝文
王世子所謂內朝者玉藻所謂內寢也玉藻所謂內朝者又王世
子所謂外朝也玉藻於路寢之外言內朝則有外朝明矣諸侯內
朝司士掌之其官與天子同燕朝庶子掌之其官與天子異魯語
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合神事於內朝自卿以下合官職於
外朝合家事於內朝然則卿大夫亦二朝也

鄭康成因左氏三辰旂旗之文謂王與公同服九章之裘春官司

攷之經無所見可服云公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則衮冕而上

之章日月星辰也冕十二旒取法天數豈同服九章無君臣之

別哉郊特牲王被衮以象天注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

別哉郊特牲王被衮以象天注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

周官禮記尚書皋陶篇乘輿服從歐陽氏說備十二章漢明帝乘

得古制矣

集證劉氏中義據舜典所稱則衣裳之章十有二其來遠矣周之

以日月星辰畫于旂旗而冕服止九章非也交龍為旂周之衣不

去其龍熊虎為旗周之裳不去其虎何獨日月為常而去其衣服

之日月星辰乎續漢輿服志孝明皇帝永平二年詔有司採

周官禮記尚書皋陶篇乘輿服從歐陽氏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

侯氏說

五刑之灋疏謂官刑至隋乃赦秋官司崔浩漢律序文帝除肉刑

而官不易霍浩漢書正義隋開皇之初始除官刑霍浩漢按通

鑑西魏大統十三年三月除官刑非隋也隋書按官刑西魏雖除而疆

應官刑者之詔不似隋開皇元年方永行停止

集證五經古義司刑注鄭司農云漢孝文帝十三年除肉刑集證

曰漢除肉刑除墨劓刑耳官刑猶在大隋開皇之初始除男子官

刑婦人猶閉于宮霍浩漢律序曰文帝除肉刑而官不易張斐律

注云以淫亂人族序故不易也棟按漢書鼂錯對策云除六陰刑

張晏曰官刑也則漢文亦除官刑矣或後仍復之賈孔之說蓋本

張

孫君孚

閻云名升高郵人坐元祐黨論談圃謂周官贊牛耳荆公言取其順聽繼序

坤雅證之則引牛與辯者乃陸農師也順聽之說本之孔仲達禮記正義如何肯

改今王氏訂義陳氏集說尚載荆公原文厚齋但就一處覽之故以為無其說耳

又核今永樂大典但存天官春官秋官新義其地官夏官則在不知牛有耳

闕卷中○又按馬狗鼈皆聾蟲也見淮南子人但知龍與牛耳而無竅本以鼻聽有人引一牛與荆公辯孫公今按周禮義云

牛耳尸盟者所執關云五字無順聽之說蓋荆公聞而知之房

知之當作改之○繼序按此用孟子

集證善錄解題孫公談圃三卷臨江劉延世錄高郵孫升君孚所

者聽於人神故執牛耳正以不聽為戒魏按焦氏易林

萍氏幾酒猶妹土之誥也禹惡旨酒易末濟之終以漚首為戒曷

嘗導民以飲而罔其利哉初權酒酤書於漢武紀天漢三年春二月初權酒酤

其流害萬世甚於魯之初稅畝

大戴記朝事篇取周官典命大行人朱子儀禮經傳以為朝事義

集證玉海三十九朱文公熹以儀禮為經取禮記及諸經史書所

載附本經之下具列注疏諸儒之說為經傳通解二十三卷

集傳集注十四卷喪祭二禮屬之門人黃幹類

次黃幹集喪祭禮為儀禮通解續二十九卷

考工記貉踰汶則死先儒以汶為魯之汶水在魯比列子釋文云

案史記汶與嶧同謂汶江也今江邊人云狐不渡江列子湯問篇釋文

說文貉狐類也踰越大水則傷本性

集證晁氏志列子釋文二卷唐殷敬順撰敬順嘗為當塗丞

地廣記汶山在茂州汶山縣西北俗謂之鐵豹

嶺禹之導江發跡於此皆汶岷二字相通之證

有虞氏上陶方樸山云按考工記賈釋云此據升為帝時所尚舜可瀆器

不苦窳周陶正猶以虞闕父為之

周人上與中庸或問軌者車之轍迹與之廣六尺六寸半轍迹在
地者相距之間廣狹如一無有遠邇莫不齊同至後車以

六尺為度軍司軌或問

輪人注掣讀為紛容掣參之掣疏云今檢未得人注謂即

林賦紛溶箭參

集證旧知錄上林賦字作箭音蕭宋玉九辯箭櫛參之可哀
分形銷鏤而瘵傷張衡西京賦櫛與櫛參之可哀

治氏注鋌讀如麥秀鋌之鋌表記注移讀如木正之移六字未

知出何書疏不釋其義或者農書所載與

滴水云卓氏為量鄭玄以方尺積千寸此乃九章米粟法某家嘗

有一古銅敦乃周成王時物甘人侵扈命正人出師復扈邦賜
有功師氏而數亦皆備

嘉量之銘祭侯之辭皆極文章之妙而梓人筭虞之制文法奇古

有飛動之狀蓋精於道者兼物物而後能制器莊子謂梓慶削

木為鐻鐻同鐻成見者驚猶鬼神以天合天道與藝俱化

豈物物刻雕之哉

大戴記投壺篇云嗟爾不定謂云大戴記作宜侯為爾不朝于王所故亢而

射女強食食爾曾孫侯氏百福此祭侯之辭也與梓人同而略

異原注長弘設射不來者諸侯之不來朝者也見史記封禪書漢書郊祀志侯者射堞也因祭寓意

以為諸侯之戒

集證百虎通德論引禮射祝曰嗟爾不寧侯爾不朝于王所以故

狸首注云狸首逸詩曾孫也狸之言不來也漢書郊祀志云周禮
王即位時諸侯莫朝周禮設射狸首徐廣曰狸一名不來棟說云
禮說云不來反為狸猶并夾為蕭終葵為椎邾婁為鄒勃鞞為

壽夢為乘不可為世後世反切之學出之此狸首之詩與祭侯之辭皆言諸侯來朝之禮不來者不宣侯故抗而射之然則其引行古禮說者謂依物怪以致諸侯妄矣

司儀問君君問大夫君勞客注云問君曰君不恙乎對曰使臣之來寡君命臣于庭問大夫曰二三子不恙乎對曰寡君命使臣于庭二三子皆在勞客曰道路悠遠客甚勞勞介則曰二三子甚勞疏云未知所出何文或云是孔子聘問之辭亦未得其實秋官司儀注疏愚按說苑魏太子擊封中山遣倉唐謂云今說苑作趙倉唐使於文侯文侯召倉唐見之曰擊無恙乎倉唐曰唯唯如是者三乃曰君出太子而封之國君名之非禮也文侯怵然變容問曰子之君無恙乎倉唐曰臣來時拜送書於庭說苑奉使篇鄭氏所述蓋古禮也原注大行人注亦云問不恙

集證九經古義棟按襄二十七年春秋傳曰仲尼使舉是禮也以孔氏聘辭此書漢時猶存故鄭氏引之賈疏謂或云是孔子聘問之辭非無據也按呂氏春秋異用篇云孔子之弟子從遠方來者孔子荷杖而問之曰子之公不有恙乎搏杖而揖之問曰子之父母不有恙乎置杖而問曰子之兄弟不有恙乎棧步而倍之問曰子之妻子不有恙乎又賈誼書容經篇云孔子問子貢曰子之兄弟亦得無恙乎意即孔子聘問之辭歟

周禮劉向未校之前有古文校後為今文古今不同鄭據今文注故云故書天幸職嬪貢疏

集證天官太宰注嬪故書作賓疏言故書者鄭注周禮時有數本劉向未校之前或在山巖石室有古文考校後為今文古今不同鄭據今文注故云故書作賓夏采注緩當作緩字之誤也故書亦多作緩今禮家定作嬪

朱子曰八瀆八則三易三兆之類各有書屬民讀瀆其法不可知如戰之陳其陳法不可見矣舊連上一何云朱子以下自為一條

冥氏注鄭司農云讀為冥氏春秋之冥按儒林傳冥都傳顏氏春

秋之學疏謂若晏子呂氏之類非也釋文冥氏如字又莫歷反

集證九經古義冥氏注鄭司農云冥讀為冥氏春秋之冥王伯厚云漢泰山冥都傳春秋故云冥氏春秋按夏本紀禹姒姓

有冥氏

王肅聖證論譏短鄭康成謂天體無二郊止為一禘是五年大祭

先祖非園止及郊祖功宗德是不毀之名非配食明堂皆有功

於禮學先儒避之聖證論全不傳正義僅見一二見禮記王制如特牲祭法及左

傳桓五年正義唐禮志曰譏緯亂經鄭玄主其說以禋祀祀昊天上帝

此天也玄以為天皇帝者北辰耀魄寶也兆五帝於四郊北

五行精氣之神也玄以為靈威仰帝青赤燦怒帝含樞紐帝黃白招

拒帝白汁光紀帝黑者五天也由是有六天之說顯慶二年禮官

宗議六天出緯書南郊園止一也玄以為二郊及明堂祭天

玄以為祭太微五帝啓蟄而郊郊而後耕而玄謂周祭感帝

威仰配以后稷因而祈穀皆繆論也唐書禮志

集證隋志聖證論十二卷王肅撰魏志王肅傳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異同為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撰定父

朗易傳皆列學官時樂安孫叔然授學鄭元之門人肅集聖證論以譏短元叔然駁而釋之王肅六十二元澹曰王肅規鄭元欺

千百條鄭學馬昭詆劾肅短詔遣博士張融按經問詩融推處是非而肅對疲於歲時又云禮記正義按聖證論王肅難鄭馬昭

申鄭云張融謹按郊與園止是一為鄭學者馬昭等通之

古未有筆以書刀刻字於方策謂之削魯為詩書之國故考工記

以魯之削為良何云筆則筆削則削當是既書之後刻全云筆削之削非此削何說非

集證按爾雅釋器不律謂之筆曲禮史載筆魯語臣以死奮筆晉語進秉筆又云臣以秉筆事君齊策取筆續受言說苑指武

篇工滿生藉筆讀書之書契用筆其來久矣爾雅又云滅謂之點當是書則用筆滅去之則用削又按御覽引太公陰謀筆之書曰

毫毛茂茂陷水可脫陷文不活則筆之用毫亦不始自蒙恬

沙隨程氏曰禹貢冀州之北不可畫五服之地周官雍州之西不可畫九畿之地

集證鄭氏鏐云九州各以其山川畫界而九畿自王畿出四面畫之地形不能整方九服濶狹相補而足

師氏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司隸帥四翟

之隸使皆服其邦服執其邦兵守王宮唐太宗擒頡利唐貞觀四年

其酋長帶刀宿衛亦古制也然結社率之變貞觀十三年幾至危殆

蓋先王德化之盛非太宗所能及慕冠帶百蠻之名而不虞後

患孟子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

遂師抱磨音歷史記樂毅書故鼎反乎磨室徐廣注磨歷也戰國

策燕新序雜事作歷室蓋古字通用

集證九經古義史記磨侯程黑漢表作歷侯今本訛作磨磨歷二

子千人分布六緯之上分布稀疏得所名為適歷棟謂歷當作秣說文秣稀疏適也讀若歷稀疏適均故謂之適歷

大史太師抱天時注云天出師則大史主抱式以知天時史記曰

者傳旋式正棊索隱曰式之形上圓象天下方象地用之則轉天綱

卦唐六典太卜令三式曰雷公太一六壬其局以楓木為天棊

心為地六壬之說許叔重曰水者準也生數一成數五以水數

配之為六壬也遁甲者推六甲之陰而隱遁也本黃帝風后之

術孤虛者一畫為孤無畫為虛二畫為實以六十甲子定四方

占其孤虛實而向背之原注吳越春秋計祝曰孤虛謂天

集證漢志五行家泰一陰陽二十三卷風后孤虛二十卷隋志

經一卷太乙式經一卷太乙式經雜占十卷六壬式經雜占九卷

遁甲經十卷遁甲囊中經一卷後漢方術傳注遁甲推六甲之

陰而隱遁也孤虛者孤謂六甲之孤辰若甲子旬中戌亥無

為孤對孤為虛又趙彥傳彥為宗資陳孤虛之法以討賊

鄭剛忠至忠解義如冕服九章授田三等治兵大閱旗物之互建當作中

六鄉六遂師都之異名陰陽之祀有用牲之疑九畿之國有朝

貢之惑豆區鍾釜有多少之差世室重屋非明堂之制皆辯明

使有條理

集證按鄭剛中周禮解義今無帛本行世載王與之周禮訂義

古者國有閒田田有餘夫夫有閒民民有羨卒不盡其財力也闕

楚子重為政猶曰大戶已責晉尹鏗為晉陽猶曰損其戶數則周官可知矣至秦而自實田更記始皇紀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實

田後漢光武紀建武十五年至隋而闕丁口通典開皇十二年至唐而

括逃戶隱田通鑑開元元年於是財殫力盡民無樂生之心矣

取士之制其塗有三諸侯三年一貢士禮記射義侯國之士也鄉大夫

興賢能王畿之士也大司樂教國子國之貴游子弟也

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漆以飾器用而已舜造漆器羣臣咸諫防奢

靡之原也種漆成林重其征所以抑末而返樸也

集證唐書褚遂良傳帝嘗怪舜造漆器禹雕其俎諫者十餘不止按事見韓非十過篇說苑略序

校訂困學紀聞集證卷之四下

